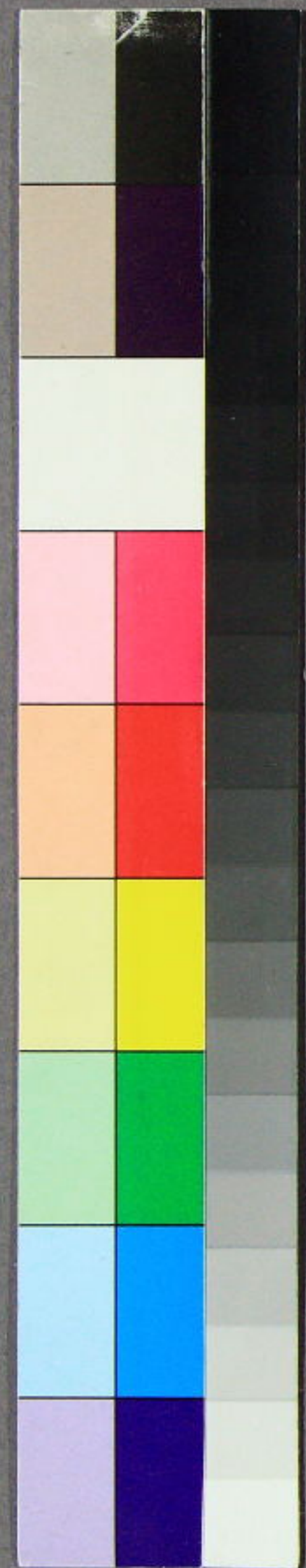


相原紀年四

己亥

共十五

4082
4



976
第 4082
卷 54



次對

國榮納符崇

紀年錄卷之四

己亥九月二十六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都承旨洪國榮曰臣有區區仰達者矣
伏未知 聖心亦記今日乎今日即臣於壬辰年
初遇 聖明之日也自茲以後 殿下之於臣恩
渥之隆重知遇之殊異殆是千古所未有之契會
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在臣情私猶屬歇後語
此生此世實無千萬一報效之道而斷斷赤心只
願世世生生為 殿下犬馬以效一分之忱矣臣
之初心只以名義自任豈欲為戚里之臣而事勢



所迫有不得已者近年以來戚聯王室矣公私不幸有今年五月之事自此以後國事民心無所繫焉莫知止泊之所臣百爾思之此莫非臣在朝端之故 上或拘於顏私下或怵於勢力緣臣一身使國計至此豈不可悶乎今日即臣永訣 聖明之日也今將納符出去而臣於一出禁門之外若復有意於世而求見朝紙召接人客則此即忘國家也天神必殛之矣臣七年當國朝廷命令多出於臣手雖使臣別無貪濁欺瞞之事天理循環豈有一直如此之理乎仍解密符奉獻 香案而出

領議政金尚喆涕泣起挽曰此何事也知申豈可求去而 殿下亦豈可任其去乎將置國事於何地左議政徐命善肘金尚喆曰不必如此惶遽也仍奏曰 殿下之於知申殆千古以來所未有之契遇今日知申之去 殿下之許必有其說之素講於中者此亦國家大事臣等雖甚無似既備輔相之位則國家大事其可不使輔相知之乎願聞所以去所以許之說 上曰予與知申實非尋常君臣之間今日即壬辰相逢之日以是日俾保其晚節則豈不為千古美事耶知申常以為以此地

國榮上疏

處猶豫不退則畢竟不知稅駕之所云此言亦有理矣仍教曰今日則予甚不樂卿等姑退去遂相率而退○是日都承旨洪國榮疏曰伏以臣之是日即出身而逢殿下之日也即納告身而辭殿下之日也去就悲歡之際自不覺抑塞遲徊咫尺筵席多有未畢之言今又獻符榻前歸身江外冒萬死更陳焉惟殿下察之噫臣之受殿下恩於古更有倫哉昊天罔極河海莫量猶屬例語臣不敢言而臣自受恩以來夙夜一心惟在毫分報效處禁闈藉玉靈者亦已多歲月矣要其歸不

過為婦寺之忠休戚之義而已每以宗祊一念為臣不瞑之恨耿耿在心如不欲生昨年慈殿特下大諭朝廷請卜賢門畢竟膺選乃在臣家臣竊自惟念臣則即男子身耳無以為殿下為後圖而臣妹既入宮庶幸其螽斯繁衍贊我殿下之喜寬我聖明之憂臣福薄臣妹又青而夭矣臣自厥後心神不安憂恐益甚者蓋以殿下之春秋方盛殿下之儲嗣無地殿下之國事惟艱殿下之閭治罔涯凡今在廷之臣有二道理焉一以望中壺之誕育元良一以望上念之廣及

儲嗣而五六月之內上無發落下無爭難特以臣
處地自別恩寵太優雖以 殿下聖明或拘於顏
面羣臣顯祝猶歎於勢力迄此悠悠國不亡幸矣
嗚呼臣自 先朝知遇事 殿下幾年致使天下
大計緣臣而泮漫臣之罪天神必殛之臣晝宵登
對之際以此仰奏舌幾弊矣辭幾渴矣凡人臣之
事君不在於求容悅媚在於其言之行不行臣之
言乃天理之公 殿下違拂臣言者亦以臣身之
在朝耳臣甘為 殿下負恩之人不願為人臣得
罪之鬼臣安得無今日之舉哉嗚呼臣亦有私情

之所可言者臣年三十二矣為進士及第猶為不
晚矣躬秉國政手握兵權昔有是否重之門闌盈
盛便一巨族清朝之用人如此私門之受福如此
家安得無事國安得不受其憂是以臣於 殿下
丙申三月初十日登極前一夜涕泣陳之曰惟光
武能成子陵之高臣固不及子陵而 殿下何讓
于光武乎使臣為江湖一氓志願滿足矣 殿下
執臣手而亦涕泣曰此時君可去乎過數三年國
事若有頭緒其時君其可去矣臣拜伏受命遂隊
隨行今又過三數年矣嗚呼 殿下想記有此言

惟左承旨臣鄭民始亦嘗聞此也臣焉敢誣也嗚呼從古任國事者何限而臣之任國事亦有異焉凡大小公事眉睫憂樂臣未嘗不知凡內外巨細聲味辛醎臣未嘗不與焉有人臣擔此重負此大終焉無事死於席者乎臣事 殿下以來惟有不欺心三字可幸無事至今矣貪榮不止終致狼狽臣固不足惜而後之論者其不有議於君臣之際乎此臣之所以光武子陵事初仰陳於 殿下者也然臣無可執之義無端求去其亦不誠試以今日事言之臣願無可執之義乎臣不謀於家庭不

言于卿士辨此皇急之事亦豈臣樂為也且臣於數日以來入則俯席而泣出則仰屋而吁有如將死之人惜其餘日伏惟 聖明或領會也今日之見臣此舉者皆瞠然而驚曰彼夫也忽有此事是必得罪國家而然也彼嵬岷者安知臣心哉惟 聖明可諒察也特借臣以三字啣以卒終始之澤焉都門一出終南便隔臣之耿耿如子戀乳臨紙嗚咽不知所言臣無任云云 荅曰首疏具悉嗚呼前乎千古後乎千古孰有如吾君臣之遭逢與際會也哉予既無姚姒之明卿不及稷契之良而

顧其遭逢也際會也則當千一之明寄心膂之托
雖或方之古人而其信義庶無愧矣以是寄眦重
而委任專迄今四載于茲矣嗚呼乙未至月講席
之說丙申三月廬次之奏昨年六月嘉禮時言固
皆知卿肝膈之懇而予則涕泣而挽之矣獨於卿
今日之請予乃涕泣而許之何靳於前而從於後
也惟予之心卿獨知之惟予之意卿獨諒之予安
忍多諾以效叔季虛偽之風也嗚呼卿之言即予
之言也若知予勉循卿請之意次讀卿章則庶可
悉之嗚呼日前枚卜之及於卿家又豈是泛然底

意哉世道之責豈患無人言外之意卿可嘿會抑
又思之世之不識吾君臣之際者觀今日之事聞
今日之舉又將云何此意卿疏亦已及之可謂一般
意思也然在吾君臣實心之如何而已亦何用毫
髮之動于其間哉多少具在宣麻日許副卿疏中
之請卿其諒悉嗚呼言之至此不勝臨批於悒也

二十七日曰 嚴教胥命金吾有罷職之 命迸出

城外

是日入侍 上謂承旨曰左相之於知申其當初
情意何如而昨日知申出去之後不為往見云在

迸出

自家道理知申雖被罪而斥出一番往見固是人
情則今番之終不往見誠可恠也且今日似當承
候而亦不入來何也仍以踈虞之時不為問候
多下未安之教于內局遂即胥命金吾 政院
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左議政徐命善 嚴
教之下萬萬驚惶走伏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
云仍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 傳曰知道命召捧
入又啓曰即者義禁府都事來言左議政徐命善
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知道 傳曰身居保護之任且當嘗藥之時

罷職

其所舉行固當自別於他人而昨今舉措誠有萬
萬寒心者非所望於此大臣始何不知動又何不
知進乎其在責備之義決不可藏怒而不言左議
政徐命善特施罷職之典 傳曰予胡忍許卿昨
日之請也予胡忍許卿昨日之請也自外面觀之
以吾君臣之間卿之一疏告退予便應口許之者
殆不近似於人之平日商量嗚呼予雖無施信施
義於人而予之於卿所以施之者自以為果不愧
怍也有是而勉循於昨日之懇者在予與卿之際
必有別般為卿切己之私勝於為寡躬保護之事

開政遲滯
教書相持

故不得不如是也何恤乎人之不知裏面乎自卿之出矣一榻之外未免虛曠之嘆半夜褰衣不覺繞榻而彷徨今則卿之職位既卸免矣卿之事務無纏繞矣卿今為舊日之尚書令舊日之宿衛大將也在卿雖謂之脫灑磊落可也以予今日之心思予今日之事果當作何許懷耶言之及此惟覺哽咽也茲因朝筵之時委此入侍史官布予肝膈之諭卿今則去就更無可言之端又無難安之勢寧不疾入見予以伸起居之禮兼使予紓此阻見之意歟事遣入侍史官傳諭于前宿衛大將處

傳曰今日予心當作何許懷耶素知予布衣交之心誠懇到此雖不得不勉許之而四顧茫然真是着題語也且念宣麻之前決無入侍之事宣麻之後必又不言國事予有多少未及商議者今日當駕臨奉朝賀茅政院知悉 檢閱鄭東浚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西部皇華坊前宿衛大將洪國榮所住處則以為臣夜奉批旨九頓進擊感淚無從知臣哀臣惟 殿下終始之恩也但願來生報此未了不意史官遠臨恩諭荐下臣雖頑如木石亦何以為懷臣既無他情勢才已進伏

私次恭俟瞻天之便云矣敢啓 荅曰知道才敷
心腹之諭意謂卿造朝承候史官之回書啓踵至
卿無入來之意卿之意必以宣麻前難於進身為
目下所執之義而然也嗚呼卿何忍區區於疏節
因念寡人側席之思耶即此一舉予不勝始焉悵
悵然中焉咄咄然未乃慨慨于卿也致卿是急既
下駕臨之命卿其聞悉否多少在駕臨時又遣史
官更此申及事遣入侍史官更為傳諭于前宿衛
大將處入來與否仍令知來 檢閱李信祐書啓
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中部麻田洞前宿衛

大將洪國榮所住處則以為臣情地萬萬惶慙
駕臨傳教之下他不暇顧謹當趨詣闕外恭俟
嚴命云矣 荅曰知道既命史官傳諭即為入侍
事更令偕來史官傳諭 傳曰政官牌招開政
又下教曰此教書豈可使知製教循例製進前大
提學弘文提學各為製進 傳曰弘文提學前望
車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前望車子入之俞彥鎬落
點 傳曰前大提學牌招 吏曹叅判俞彥鎬叅
議李秉模牌不進 弘文提學俞彥鎬疏曰伏以
臣忽伏奉弘文提學除授之命繼以天牌儼臨不

知 殿下何以有此誤恩也臣之不合於文任之
狀備悉前疏已蒙曲諒臣不必更事覩縷而抑臣
於都承旨洪國榮疏批之下有不勝驚惑憂慨者
臣雖未及知國榮之所以辭之者 殿下之所以
許之者而茅念今之國事是何等時也國榮之擔
負 殿下之倚毗朝野之特賴果何如而忽地一
疏居然允批實千萬意想之外以國榮休戚與共
之身以 殿下安危是仗之眷乃有今日舉措朝
廷之缺歎固不暇言而獨未敢知 殿下將何以
鎮八方之憂疑耶臣於是任自劃有所而此際此

命諒非偶然則暇使臣有可以黼黻賁飾之具臣
於國榮之辭 殿下之許既知其均為不可則於
其謝事之誥義不當與聞 殿下亦豈不念及於
此耶區區微執終難變改茲敢隨牌陳章仰請處
分惟 殿下俯諒臣心亟許鑄改以幸公私焉
荅曰省疏具悉昨日之事卿章雖已云而予意豈
後於卿而有是昨日之舉也况此宣麻卿豈辭乎
即為入來開政仍為製進 傳曰親領有所難強
替傳殆涉歇後母寧躬臨之稍重體貌也明朝當
親臨宣麻該房知悉 政院荅曰吏曹叅判俞彥

鎬叅議李秉模牌不進推考傳旨及罷職傳旨今
方捧入而開政命下之後如是違牌不即舉行事
甚未安叅判俞彥鎬更為牌招開政何如 傳曰
允 吏曹叅判俞彥鎬再牌不進 政院荅曰弘
文提學俞彥鎬牌不進推考傳旨今方捧入而特
教申飭之下如是違牌不即舉行事甚未安更為
牌招何如 傳曰允 前大提學徐命膺牌不進
前大提學徐命膺更為牌招事及吏曹叅議只推
與叅判更為牌招事 下教 吏曹叅判俞彥鎬
三牌不進吏曹叅議李秉模弘文提學俞彥鎬再

牌不進 弘文提學更為牌招事及吏曹叅議只
推更為牌招事 下教 弘文提學俞彥鎬吏曹
叅議李秉模三牌不進 前大提學徐命膺承牌
詣闕以屢召之下雖不敢違傲黽勉入來而至於
教文之撰進揆以文苑故事既有時任提學則有
不容替當若如今朝 下教前大提學弘文提學
各為製進以備裁擇入用之地則臣等雖甚無似
既據文任各呈一本殆同舉子之臨場較藝者其
為辱文苑而羞朝廷也為如何哉以此以彼決難
製進之意微稟 下教曰弘文提學適差使前大

提學製進又 下教曰只以與左相同做國事之
顛末製進 吏曹叅議只推與叅判更為牌招開
政 吏曹叅判俞彥鎬叅議李秉模四牌不進
傳曰有何情勢無端違牌至于三更後又請牌招
此等國綱此等分義萬萬寒心叅議只推與叅判
更為牌招即為開政 吏曹叅判俞彥鎬叅議李
秉模五牌不進 傳曰成命之下尚不承命今日
國綱可謂無餘地矣叅議只推與叅判更為牌招
開政 吏曹叅判俞彥鎬叅議李秉模六牌不進
傳曰政官違牌固未知所執之如何而若是屢違

極涉怪訝其所以違牌委折自政院問答○是日
洪國榮之自江上入來也傾朝往見則國榮以余
違席之不為滂泣挽留江外之不為躡後往問攘
臂肆口詬辱無餘地或以朝體之不然勸止則國
榮怒愈甚言愈悖其鋒穎之銳毒若將觸之即死
云人客之自國榮所來者莫不為余危之

二十八日自城外轉向江上

是日 傳曰政官違召至於六牌決知其非無端
如此必有委折而然云今於問啓之下所對亦然
矣此則不可以違通論也叅判所執不過以憂慨

之意不欲作此麻云此乃逡巡於文任事也麻既
脫藁臨軒時急以文任牌招下教今無可論置之
吏曹叅判俞彥鎬即為牌招使之開政 傳曰殿
座時刻已迫政官牌去來催促入來與否知入
吏曹叅判俞彥鎬七牌不進 傳曰如是而不為
入來有何義意乎即為入侍開政事分付 傳曰
亞銓謂以處義與三銓無異云而七牌之下又復
違召設有不可強之處義到今徒損國體此牌勿
施更為申飭使之入侍開政 吏曹叅判俞彥鎬
八牌不進 傳曰今則國體事面不可一味猶豫

吏曹違牌堂上一並許通 傳曰開政時急行副
司直李普行吏曹叅判除授新除授吏曹叅判即
為牌招入侍開政事 下教 傳曰卿何不赴於
今朝承候耶意謂卿之坐而待漏漏盡而入日已
高矣迄不造朝卿於是乎負予虛仔瞻想之思也
况今日行將頒麻又何不早造乎企待之餘不任
虛徐更此傳諭嗚呼卿雖以去就為重念保護之
事伸起居之禮在卿道理尤重於去就之重卿之
承候與否何關於宣麻之前後耶卿其諒悉事遣
入侍史官傳諭于奉朝賀處 吏曹叅判李普行

牌不進 傳曰殿座時急何如是違牌乎更即牌
招 檢閱李信枯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
于中部貞賢坊水門洞契奉朝賀洪國榮所住處
則以為臣豈木石人也繞壁不寐坐到天明此時
臣心當復如何臣既無情勢則宜欲待漏趨進恭
俟起居之禮而三字啣未付之前逐日無端出入
禁門大違常例今當進詣闕外待下批即當登筵
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傳此手書仍傳口教使之
即為入侍承候 又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
諭于中部貞賢坊水門洞契奉朝賀洪國榮所住

處則以為臣趨詣闕外方待下批後入侍而史官
又至 手札踵臨臣奉讀感激即當承 候之不
暇茅臣昨日之承 候暨緣於 動駕之命而然
也今日之承 候亦當在於宣麻時矣臣既致仕
則三字啣未付前豈可揚揚入闕殆同未致仕之
前乎臣傳聞政官違牌尚未下批云此亦因臣而
然者尤豈非重增微臣之罪戾也哉微臣今日之
請 聖明既許之朝野皆知之豈為一二政官所
挽留遲滯致使宣麻遲延恩批淹滯乎臣於今日
以後凡朝廷事為口不言耳不聞者自有夙誠而

叙拜

此係臣身進退之遲速亦有所不得不云云矣敢
啓 傳曰知道 吏曹叅判李普行再牌不進
傳曰到今可謂時急而銓官之連事違召行政無
期寧不寒心雖有下行之歎亦有可援之例叅判
若違牌則當下入侍開政之命若此而又復違牌
實有處義矛盾之嫌吏曹叅判李普行從重推考
更即牌招開政 傳曰吏曹叅判牌去來勿為呼
望 是日政事奉朝賀單洪國榮

特教叙用復拜左議政別諭敦召○兼內局都提調
奉朝賀洪國榮宣麻後入侍時以勉君德廣儲嗣

略有所敷奏而末乃曰臣於今日復子明辟云云
又以賤臣事奏曰臣與前左相及鄭民始為明義
錄主人前左相之今番事雖不善為之若曰此得
罪則不免為終棄之人越今叔叙似好云云 上
命書傳教曰既有奉朝賀之奏宣可踰時前左議
政徐命善叙用 傳曰前左議政徐命善拜相置
處政事當日為之 傳曰昨日處分予以責備之
意有此過中之舉俄聞奉朝賀之言不覺感歎予
何忍不從即日復拜布予心曲卿其體小子慙慙
之意即起視事弘濟時艱事遣史官傳諭于左議

附奏

政假注書閔孝克來宣 假注書閔孝克書啓臣
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西部西江坊黑石里契
左議政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昏憤朽鈍事事
顛錯 嚴教之下驚慄同措泥首金吾恭俟鐵鉞
之誅畢竟薄勘匪罪伊榮迸出江干縮伏訟愆不
自意 叙命特下爵秩依舊夜中史官遠布 別
諭字字恩言迥出尋常負罪賤臣何以得此獲擊
九頓不覺感淚之被面臣既承 恩教之後一味
退處亦涉通慢明將趨入城裡收召精神更以文
字仰暴衷懇云矣敢啓○是日領議政金尚喆劄

曰伏以云云願今前都承旨洪國榮乃以三十二
歲之年忽地乞休一疏得請如國榮之身侃安危
義兼休戚不可一日去朝者何故納符前席為此
便決之計匹馬西湖遽作勇退之人國榮之負
殿下誠大矣以 殿下契遇之隆倚毗之重不惟
不呵斥乃反無少留難殆若曲成其美者然國榮
之為此請 殿下之許此請實不免為上下胥失
之歸臣於是自不覺念國事而浩歎撫身命而自
歎噫臣之受知 殿下雖不及國榮以其年則何
如其職則何如而在國榮則至遂懸車之願在

臣身則猶惜禘饗之恩臣固不足言得不有歎於
大聖人體下一視之仁乎惟 聖明俯垂哀矜以
卒終始生成之澤云云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劄
中云云卿何庸過自深引乎况今朝象之泮浚無
可言尤豈輔相辭退之時乎予實為卿惜之也卿
其體予懇懇之意勿復控辭即起視事也 傳曰
宣麻大庭卿能眈履軒冕磊磊榮榮不以為苟假在
卿固光且幸矣惟予今日之心當作何許懷也卿
每以予之徒效婦人之情縷縷警規不啻光明正
大予今不可長語以負卿之至意也嗚呼予又安

得不口雖不言心則索然乎右揆疏中宸居無宿
衛之人丙枕興慈結之懷者盡出予今日之懷緒
予讀之數回不覺潸然也今則卿之思所以報效
之道予之思所以寓心之端俱在於承候之節起
居之時固知卿之不待予言而知之者耿結之極
布予心曲卿須體此意自明日早即入來以副此
意事入侍史官傳諭于奉朝賀檢閱李信祐書啓
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中部皇華坊聚賢洞
契奉朝賀洪國榮所住處則以為臣今日之事誠
書契以後所未有之際遇如臣不肖畢竟成就即

殿下之恩真所謂君臣有始有終臣何必多言乎
我不意思諭又宣敷示至意臣自今日以後以奉
朝賀承問起居乃賤臣所當然之事也依 聖教
明當入闕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

二十九日遣承旨敦召謝 恩後承 命入侍○陞
拜領議政兼宗廟署訓練都監都提調

傳曰一欲諭予君臣之際而末果大臣卿宰使之
來待司錄白師坤來宣 傳曰方有大臣入侍之
命而卿何不來乎今方側席以待即為入來事
遣承旨傳諭于左議政仍與偕來同副承旨南鶴

聞來宣遂承 命謝恩仍為入侍左議政徐命善
曰臣昏憤之極天奪其魄不誠不忠之罪實無所
逃下情惶愧有不可言矣 上曰遂事勿說何必
更提卿則比他人自別故予實有慨然之心而然
矣 上曰予於奉朝賀洪國榮當初契遇雖謂之
前古所無可也而一朝休退以外面不知者觀之
則似不無疑惑之慮故茲以洞諭於卿等矣此人
之請退予之允許豈無商量而然乎蓋以近年以
來為任太專擔負太重自非上等之人則以此地
處何可望每事盡善而奉朝賀至誠求退至以畢

竟之不知稅駕為慮予亦到此地頭有難挽回其
心而亦欲其保全終始成就羨意一言即許至有
昨日舉措矣徐命善曰奉朝賀之事可謂卓越今
古而但宿衛等節不無踈虞之慮是可悶也 上
命書傳教曰首揆之秉軸于今幾年何嘗一日有
弛憂之頃哉每一念之予既為之憫之又不覺面
赧而背汗蓋以否德嗣位以來國家事多憂虞而
然也至於昨日奉朝賀之奏予固已感之而况於
此大臣予無毫分施報之事暫許就閒之暇更圖
後日在領相或可為一時便身便心之道予豈忍

不為且今筵席畧諭予心腹之言何必更有所持
疑領相今姑許副又 命書傳教曰左議政徐命
善拜領議政右議政洪樂純拜左議政又 命書
傳教曰大臣置處政事當日為之徐命善曰此何
教也以臣憤憤左揆之任尚懼不能堪當况元輔
之責乎伏望即為還叔焉 上曰捨卿而誰為此
任乎勿復控辭徐命善曰臣當退而以文字仰陳
矣

遣史官別諭

傳曰茲者以卿為議政府領議政領議政古所稱

陞拜領相

元輔也。搃百揆，董百僚，贊予一人，其職不已重乎？世運污隆，任是職者主之；治道盛衰，任是職者主之；同寅協恭之化，任是職者主之；鎔鑄陶甄之責，任是職者主之；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得非任是職者之功歟？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亦非任是職者之咎歟？風行俗美，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任是職者之所宜勉也。網舉記張，使囂者熄，燥者靜，任是職者之所當懋也。今有說者或曰：今之大臣異於古之大臣，上雖委任，下難責成。予曰：惡是何言也！古人尚曰：君德成就，闕於宰相；去就君德，猶然。况下君德

一等事，宰相其可讓與別人，不自擔當乎？噫！大臣之異於古今，不在於職在於人。今之大臣若以古之大臣自居，則何患其不能事事乎？卿須念予此意出而做事，入而論道，以予上所云云之說勉勉不懈，造次必於是也。卿或反是，予無更對卿之面，予言不再，卿其念之。毗之也，重故望之也，深望之也，深故言之也，不得不切。更冀卿勿以予言之煩，複為訝卿之肅命，當在何日，是予拱而俟之也。事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閔孝克來宣。假注書閔孝克書啓臣敬奉。聖旨馳往傳諭于南

附奏

部薰陶坊苧屨洞契議政府領議政徐命善所任處則以為臣於前席忽伏承千萬不近似之命事出倉卒心反抑塞只以更上文字仰請收還之意略陳數語而退矣不意史官誕宣別諭上下數十百言勉誨諄復責任之重期望之深有非庸愚賤臣所敢承當者奉讀未半不覺惶汗之浹背也夜色既深神精索莫區區乞免之忱有難盡意於一幅書啓之中明當不避煩猥齋沐封章以竢進退之命云矣敢啓傳曰知道

十月初一日上劄辭職

辭劄

劄曰伏以臣愚迷顛錯自速罪戾上而不忠不誠於君父下而無信無義於朋友俯仰慙悼夫豈有東帶造朝之望而近侍宣諭偕來有命臣他不暇顧章皇入肅進伏文陛復瞻天顏自不覺聲淚之俱迸臣雖頑如木石親承開釋之音豈敢為控辭之計而茅其去就之即當必將貽羞於朝廷故擬於違退之後更申重勘之請矣忽地陞拜之命遽下於前席訟愆之際繼而十行恩綸夜中臨辱諭之以責任之大勉之以古人之事諄諄責勵之教始溫而終嚴噫我聖上陶甄臣

生成臣臣之本末長短豈有遺照於淵鑑之中
而此時此任不少留難者真以臣為能克荷擔負
對揚明命而然哉臣於中書之職固萬萬僥濫
而三載伴食幸免狼狽者寔賴仰成之有人耳今
乃進據首席委寄轉重則觸事生疣畢竟顛沛可
立而待此豈但臣身之私憂而已哉嗚呼安危倚
仗之臣遽決長往之舉凡有訐謨誰與講確凡有
疑難誰與反復臣誰在承佐之地猶且寢食靡甘
莫知所以為計况可更進一步自取其債誤也乎
臣既獻身於殿下夷險燥濕不敢自擇已有區

區素定故前後叨冒未論可堪不可堪惟以趨走
承膺為事今於座次之陞遷如是祈免不知者必
以為例讓而若其苦心至懇實出於深量熟慮臣
豈敢以一毫假飾之言瀆我殿下之前哉衷情
所迫言不知裁伏乞聖慈俯垂鑑諒特許收還
新命以幸國事以安賤分公私不勝顯祝
荅曰
省劄具悉卿懇昨夜敷予心腹宣示十行庶幾卿
之幡然造朝協輔予不穀不意史官之回辭巽備
至辭劄之上控免愈懇卿豈欲捨予小子耶嗚呼
卿其試思之今日朝廷予之所恃者果幾人哉卿

不待予畢辭想必默會而有所憾然者矣往者雖不可挽如卿在朝者思所以一心戮力扶我将亡之國奠我将危之朝非卿今日之所當懋乎昨夜左揆書啓之批予畧已申及卿亦見諸朝紙矣嗚呼若涉大川其無舟楫則亡也危也可立而待也為今日在元輔之責者忍以區區私義為咫尺之守乎予於是乎不能無慨於卿之後公先私也卿與左揆聞予是教若不即起視事則是負予也又不念垂亡垂危之國家也自茲以後予不更言卿其念哉仍傳曰此批答承旨傳諭于領議政與

附奏

之偕來都承旨金履素來宣 都承旨金履素書啓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南却薰陶坊苧屨洞契議政府領議政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衷情所迫不避煩猥瀝盡血懇顯侯 俞音言辭拙訥未能孚格 天心不惟不賜 允許特遣近密之臣誕敷惻怛之批一札十行反復誨諭至於默會憾然之教臣奉讀以還聲淚俱發臣雖迷頑既承此教何暇恤一身顛沛不思所以跼蹐趨膺也哉抑臣別有區區愚見不敢自隱於 召命之下夫以左揆之宿德重望兼有同休戚之義方當鼎

席一空 聖心虛佇之日不宜膠守私義許久遲
徊而猶且連章屢啓訖無變動則况如臣之百無
肖似者何所藉手唐突先出乎此臣所以次且願
望將進而不敢進者也惟願 聖上益加敦勉俾
令左揆不日造朝則臣當追躡後塵冒沒承 命
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初二日書啓 荅曰知道已諭於左相之批今日
之國事宜獨如涉川而無梢工支厦而無良師乎
川之漲矣尚思涸矣厦之顛矣猶須葺矣國家事
豈可等閑看過任其危亡乎左揆聞予今日之批

附奏

豈不思所以幡然改圖之道乎卿須體予至意與
左相相議造朝事卿其更為傳諭期於偕入 都
承旨金履素書啓臣敬奉 聖旨更為傳諭于南
部薰陶坊苧屨洞契議政府領議政徐命善所住
處則以為臣既以待左相造朝臣亦冒沒趨膺之
意有所仰陳矣今聞左相明將造朝臣謹當同為
祇肅而近侍相守一時增悚先 命收還千萬顯
祝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

初三日謝 恩後承 命入侍

辭免

傳曰卿之書啓既以與左相同為出肅言及故意謂卿與左相待朝肅命尚此寥寥徐之極復遣入侍史官傳諭卿等即為出肅假注書徐鼎修來宣謝恩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純傳曰領左相入侍兼春秋金健修來宣承命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昨日左相疏批中有所慎之伏未知症候若何上曰適有感氣而不過一時之症也徐命善曰臣於此職曷嘗一毫近似而况別諭辭教尤非如臣無似所可承當者雖以昨日批旨之懇到惻怛不敢為較量私義之計而臣之

畢竟狼狽匪臣之狼狽即朝廷之狼狽伏乞早賜斥退改卜賢德俾不至終始憤誤焉上曰過矣予之倚毗於卿等委任於卿等已悉於前後疏啓之批而願今世道之責非卿等而將誰任也予不欲更事覩縷矣徐命善曰臣之所恃惟左相而左相今已承命此後凡事勢將與左相相議為之矣左議政洪樂純繼陳辭職之語上曰卿亦過矣世道之責任之於領相與卿而奉朝賀未畢之志事又豈非卿之所可擔當者乎洪樂純泣曰往在乙未至晦臣侄復入春坊泣語於臣曰從子當

死矣臣亦泣而荅曰汝死吾豈能免乎凡人朋友之知己者當患難猶且以死報之况汝受 邸下莫大之恩乎汝其入去為 邸下剖腹可也何幸皇天默佑宗祊復安臣亦嘗語臣侄曰春宮御極之後汝即告退以此相戒伊後亂逆疊生國勢孤危未免有說置宿衛之舉臣每見心焦而亦不敢復言矣今日之能辨此者雖緣國事稍定而非我聖上之至仁大度其何能如是乎是所謂光武能成子陵之高也茅念宿衛之地處無人焉中夜統壁不覺彷徨矣 上曰奉朝賀事不知者或疑予

君臣之間而予語奉朝賀曰此則不足憂也予嘗讀古人書粗知義理故欲使奉朝賀無失令名至勸學問矣今於此請一言即許雖於予躬亦不暇恤而卿疏中宸居無宿衛之人云者覽之不覺於悒矣洪樂純曰臣與奉朝賀雖是猶父猶子之間而奉朝賀則天品澄澈無所碍滯臣則賦性鈍滯不能事事顧今奉朝賀則告退而臣獨冒據匪據終至債敗之境則非但臣罪難赦豈不有傷於殿下之明乎 上曰卿之德量望實予已熟知卿雖以遲鈍為辭而予既以誠心任卿卿亦誠心當

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但當一付之天可也
予雖壯年屢經艱虞受傷亦多願自今日以後國
家大事雖可搃攬而餘皆一畀之卿等卿等雖有
議論之不同者始或參差卒歸爛熳使予少紓宵
旰之憂以補氣血之勞不害為祈永之一端且予
嗣服以後略有所施措者未知其得宜與否而今日
之道不過隄防與鎮安兩行不悖而已卿等更勿
辭避誠心做去可也徐命善曰臣既出脚豈敢為
飾辭例讓之計亦豈有避怨免謗之心哉惟當死
生向前為一分圖報之地而其於本無才識何哉

前則首揆在焉且不無相議處今則臣冒據元輔
之任又無商確之所惟當與左相相議為之而已
上曰奉朝賀自今以後不復以朝廷事言于予予
亦不復以朝廷事及於奉朝賀俾保其晚節之清
高惟卿等可付世道之責今之國事較諸數年以
前稍有異焉比如家舍之重創繩墨尺度畧有頭
緒遵此為之則雖千百間大廈亦將無難矣卿等
一遵何約束奮發直前内外交修寬猛得中使予
忘憂可也徐命善曰 聖教允當矣 上曰卿等
有何所達者乎徐命善曰臣則別無可達者矣洪

樂純曰今日國勢四顧茫然一無可恃但臣之所恃者 聖上耳昔先正臣宋時烈告于 孝廟曰臣友金益熙來言于臣曰一世必有領袖以做事功今則逢大有為之時無一領袖吾輩當以我聖上為領袖生死以之此言切悲伏願無孤臣等之望嗚呼無論將治將亂其急孰有大於儲嗣乎四百年 宗社之托在於 殿下而 殿下春秋將近而立國本空虛大小臣民孰不焦慮渴憫乎御製仁明園挽詞悲切感傷見者莫不流涕嗚呼以 殿下之聖何屯艱之若是坤殿患候自內雖

加醫治而久未見效雖以閭巷言之有積苦貞疾者或朝劇暮歇或昔疾今瘳而能有產育者此羣情之所望於今日者也與臣侄子尋常以此為憂臣之侄子前既屢陳昨聞又以此泣請於將退之時伏望 殿下以其惜去之 聖心從其為國之苦懇焉故監司臣金澄當 孝廟丁酉請選名家之子以廣螽斯之慶當是時 顯廟在邸春秋鼎盛而澄之言尚復如此忠於其君者孰無是心也惟 殿下淵然深思斷然即行無使臣侄之言歸虛焉仍以崇儒來諫等數條畧有敷陳而又薦韓

啓增宋煨箕請以經筵官召之 上曰卿之所奏儘好當留意矣徐命善曰左相所奏皆好而茅一條尤是急先務也奉朝賀告退之日亦有所陳達而此非但左相叔侄之言也實是一國之所顯望須於今日即賜開納焉 上曰左相所陳皆得古相之體矣徐命善曰江華留守未及交龜故左相尚侃密兵符其在朝體誠極未安新留守蔡濟恭各別催促使之即為辭朝以為今日內交龜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四日承 命入侍辭遼內局兼帶

都承旨金履素以藥院厨院俱有世所共知之嫌陳章引義內局提調具允鈺遂即徑出 上以先朝有金石之典而乃敢冒犯陳章 命削履素職又以藥院無人進膳其將闕却為 教而遼允鈺內局余以都提舉不敢晏然在家進詣本院傳曰領議政入侍假注書閱孝克來宣承 命入侍臣奏曰提調意外遼職監膳無人故倉皇入來矣 上曰卿則無引義之端乎臣對曰原疏雖未及得見伏聞領府事亦將進劄云臣亦勢難仍據而監膳義重冒沒入來矣 上曰然則處義不可

挽洪疏

異同當許副矣仍 命書傳教曰大臣既以此有所選奏其在處義不可異同領相內局都提舉之任今姑勉副○初五日持平朴天行疏曰伏以云云臣於奉朝賀洪國榮之致任有不勝憂慨者其扶社稷保 聖躬之勲勞誠忠姑勿論 殿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國勢孤危憂虞依舊亂賊未討禍機自在而乃使身佩安危之臣一朝決其長往若是其無難宰臣之請雖出於欲遂初志 殿下之許雖出於欲成其高獨不念宗國之計乎在宰臣非不磊落在國體終涉顛倒而朝廷之上未聞

有為 殿下挽其行者實非所以為國家深長慮也臣竊惜之又有所不可知向者知申之許副不過一時休暇之恩而相劄堂啓更奏迭陳有若不可一日離尚書者今於永辭朝端退歸私第則無一人爭執者此又何說此莫非 殿下之庭無誠心為國實心謀國之人故當此朝家大舉措大關係處亦且悠悠相顧汎汎看過不念周室留君奭之義漫說東都歎大夫之事言念國事實不勝自然之滂也願 殿下勿謂其遂事之勿說益思所以善後之圖使國事有賴焉初六日 荅曰省疏

具悉俄於玉堂啓批已諭爾疏所陳可謂近日所
未聞於言事之人者殊庸感激爾其勿辭察職
同日召對入侍檢討官朴祐源所啓奉朝賀臣洪
國榮休致之舉下之請之何其據也上之許之何
其易也人臣告休之道其義多端功業已成奉身
而退者一也年紀已衰乞身而退者一也名位已
亢避身而退者一也 殿下試看今日朝象之泮
渡國勢之孤弱此何等時也以宰臣平日體國之
心豈忍以功業之已成而遽退乎其年僅至二毛
其位不過卿月則亦豈以年至而退位滿而退乎

此宰臣不顧死生不擇夷險不動禍福只知有國
不知有身以左右我 殿下者幾年于今耶雖以
謙挹之操便軫明哲之計而家與國孰重身與國
孰急耶何況以 殿下為君以宰臣為佐此誠千
古卓絕之奇遇也中外之係望大小之倚毗惟有一
介臣而已則其謙挹之意明哲之計是私也非
公也宰臣請退臣未知私乎公乎 殿下曲許抑
未知公乎私乎自宰臣去朝于今幾箇日人情駭
惑無辭可解國勢岌岌無人可扶古人所謂仁賢
去而國空虛者政為今日準備語也宰臣請退之

勇 聖上曲垂之恩其孰不欽仰感歎而其於國
事何時憂何哉宰臣之獻符出都之日滿城都民
之路觀者無不曰賢哉大夫大夫去後國何以為
國輿僮之言公議可見雖以許休後所下前後
聖教觀之有曰為卿切己之私勝於為寡躬保護
之事又曰一榻之外未免虛曠之歎至有褰衣統
壁之教嗚呼宰臣去就即一身之私 聖躬衛護
乃宗社之公也為彼一身之私反忽宗社之公竟
使無人於王所丙枕靡安宸憂莫寬臣愚死罪竊
以為 殿下於一私字終未得擺脫致有此曲副

之舉此臣所以仰屋長吁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
也臣於其時徒切憂慨之忱而待罪即署無路陳
懷宣麻之後始除館職以此意草疏擬上有日而
適以史事陳疏待批尚不能一暴微見矣適此召
對有 命得借方寸之地始暴衷曲之情稽忽之
罪臣亦難逃說者曰宣麻之後便同遂事臣則獨
以為銷印刻印無害於漢帝之度則不許旋收豈
無光於 聖度之轉環而彼宰臣亦豈不流涕而
復起乎臣伏願 聖上穆然深思公以濟私亟還
既頒之麻俾宿衛無曠保護有人不勝顙祝臣所

慨惜者伊日請休適值賓對元輔數語之外筵臣
無一人為 殿下力請者喉院議啓失之太晚事
近不誠有若塞責者然此由卒急之舉反致違感
之歎一院諸人雖皆缺歎 聖主成美不免將煩
臣竊慨然至於玉堂陳劄體面自別而二十八日
宣麻之朝始以請留之意拜劄到院矣還即持去
不無觀望之意如許事體前所未聞大壞館規有
駭物情請伊日諸玉堂一並罷職 上曰今者所
陳指陳劄切不得聞於近日言事之地者也至於
堂劄事事未前聞壞損館規依施焉

初七日兼司饗院都提調○因吏曹判書宋德相疏
斥上劄引咎

前一日吏曹判書宋德相從縣道上疏曰伏以云
云臣繕疏將上之際伏聞都承旨臣洪國榮特許
休致之請臣聞來愕然失圖誠莫省其所以也當
此國勢危疑朝象板蕩之日為 殿下願死者惟
國榮一人在耳 殿下之所以倚毗國榮國榮之
所以事我 殿下顧何如而年纔踰立遽許其退
國榮之所以自為計則至矣其於國事何哉 殿
下何哉臣竊為國榮慨然重為 殿下惜之也嗚

呼國榮一身任 聖躬之安危佩國家之休戚而成命之下喉舌之臣不為覆逆三司之官亦不爭執而大臣吞棗卿宰相手曾無一人力請收還豈陰幸其去而莫之顧歟臣於是誠劫愧歎繼以咄咄也從此 殿下何所仗為善類何所恃焉臣謂宋朝故事援而行之無徒循國榮切已私願斷不可已也 荅曰首䟽首悉卿懇自卿之去矣予不勝其悵憫失圖繼之以紆鬱也自卿之去矣國事朝象不知落下幾層嗚呼寡人不穀固甚不誠使卿有此遂初服之行而予亦不能無憾於卿也蓋

以卿以區區私義為重於今日公事也自卿之去矣天眎荐雷之警天心可認矣朝無匪躬之士朝象又可見矣寡人不穀繞榻中夜不知所措究其故也由於賢者不在位任其高尚之致而然也是寡人之罪也夫復何言此際卿䟽來上既言天怒之可畏而八條箴辭無非藥石次言朝事之無恃而一部義理可謂光明讀之數回感卿待余之誠不以處外而少忽也予不任感卿之至至於前知申休致事嗚呼予豈一毫未盡商量而然乎誠以為切已之私事勝於寡躬之衛護也又使我君

臣之信義寧為當世之艱屯欲作千古之儀刑也
嗚呼前知申宣樂為而有此請予寡人又豈樂為
而許此請也嗚呼自茲以後宿衛無頗牧之寄臨
朝無諮詢之道嗚呼是誠何等時也然猶下而請
之上而許之者吾君臣自有所商量而然也言之
及此不禁於悵予不多詰想卿之默諒嗚呼目今
小子之所以延佇朝廷之所以想望者惟在卿之
造朝一舉卿何不念今日之國勢即起造朝以副
此如渴之望乎更冀卿之諒之也 都承旨李命
植疏曰伏以奉朝賀洪國榮功存社稷身佩安危

也而一朝卒然請休 殿下又流涕許之此實羣
下之所共憂歎嗟惜者也臣於其日入叅賓對目
見其事而恟怵驚惑不能以一辭仰陳其不可去
之義仍卽筵罷嘿嘿而退有懷莫進不忠固大即
伏見吏曹判書宋德相疏本則以卿宰相袖手為言
臣罪臣亦自知宜乎儒賢之言如此也况今臣職
長喉舌之日尤不可洩忍冒據云云 左承旨鄭
民始等疏曰伏以臣等即伏見吏曹判書臣宋德
相到院之疏則以奉朝賀臣洪國榮許退之時喉
舌之臣不為覆逆為辭噫奉朝賀休退而臣等竟

未及一言請留豈其心後於人而然哉蓋緣伊日
事出倉卒驚惶失措精神未收思慮未周聚首而
惆恍含意而莫遂終自歸於不誠實之科此臣等
之日夕愧訟以俟公議者也今者儒賢果言之臣
等益切慙感無辭可解出納之地溺職如此則其
何可晏然冒據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卿等之事
實是始由急時末因後時也然昨今相規之言及
即者儒賢之疏在卿等之義受以為過可也予則
以為徑出之舉殊欠是義勿辭即為仕進 余亦
不敢晏然上劄自引曰伏以臣即伏聞儒賢疏中

以奉朝賀洪國榮之告退也大臣諸臣不能爭執
大加非責臣於是乎惶愧驚懍不知何為而得此
說也噫國榮之一身去就實有關於國勢之安危
世道之重輕則凡今同朝之人夫孰無勉回遐踪
之心而只緣事出倉卒未及周旋一二沮喏之言
終未能力請反汗苦挽其行儒賢之所慨歎即同
朝之所慨歎况如臣之義共休戚者所以中夜不
寐當食忘餐正為蹤跡之孤孑而諮諏之無所則
俯仰公私悒悒不樂一日二日以至于今此豈但
儒賢在野之憂而已哉今儒賢所斥固未必專為

臣身而發然以臣惜去之情聞此規過之言其所
自訟尤倍他人顧何敢諉以泛論不思深引之道
乎特 教賓對竊仰奮勵之 聖意而情地危蹙
進身無路逋慢之誅尤無所逃茲綴短劄仰瀆崇
嚴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以彰臣罪以謝公議千
萬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伊日之事不
過無心之致儒賢昨日之疏亦不過無隱而然我
既無心彼亦無隱則卿之處義恐無有無於其間
儒賢疏中下語云然自是山人本色以卿平素雅
量又何不受而為謝乎惟冀卿之即起視事懋盡

協贊之功也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
議政假注書徐鼎修來宣 傳曰副修撰朴祐源
奎章閣直閣金勉柱承旨除授 傳曰奉朝賀雖
舉世挽之予豈有反汗之理奉朝賀亦豈有復起
之望而此等入此等語猶可見公議之所在宜有
嘉尚之道且館職不備持平朴天行修撰除授
次對入侍左議政洪樂純曰臣以萬萬不近似之
才當此萬萬不堪當之任感激殊恩不敢言私而
領相今又引入臣何敢獨叅廟謨乎願與領相同
其去就矣 上曰過矣 副校理沈樂洙疏曰伏

以云云嗚呼今日之舉亦朝廷之大事也 聖主
所以委畀羣僚所以倚望者一朝脫然而去而三
司之地歷累日而無一言則為 殿下三司之臣
者其可謂不誠而臣亦無所逃於失職之罪矣既
而有臺臣儒臣之疏啓敷陳明切其所謂刻印銷
印者取譬甚切言出衷曲而批旨之下只示優獎
儒賢疏中所引宋臣故事為請者可見憂國之至
意而 聖批所諭亦不俯從臣竊惑之而猶有冀
於穆然加恩終焉開納則此非臣愚陋之言而亦
一時賢大夫之所共望也 荅曰省疏具悉爾其

勿辭察職○初八日正言姜儂疏曰伏以臣於奉
朝賀臣洪國榮欽身而退也竊有所萬萬驚惑終
夜不寐之憂何賢臣之決去於立談之間而不以
留難也何 聖主之許退於一疏之請而不以持
疑也乃以千古所未有洒落之契忽作千古所未
有顛倒之舉其不知者以急流勇退看作盛事其
知者以中流失楫為之隱憂於是乎文任銓官之
力違召 命玉署栢府之相繼爭執又復有退野
之儒賢悉陳慨惜之意極言其不可 聖上許以
公議同朝洒然動色臣之至愚極陋以為上可以

不遠而復下可以幡然而改使國事始危而終安
世道既溲而復合誠不意我 聖上虛受之量終
不免悅而不繹之歎雖以一介臣忘身之誠有若
長違不返者然此豈 殿下之聖明而反或以私
而害公乎宰臣之至誠而亦或先身而後國歟臣
不勝慨然憂歎之至也臣於大庭宣麻之日待罪
騎即忝在衛列直欲出班而疾聲以挽既決之行
而跡涉越俎事異執藝終亦泯默逡巡而退今於
千萬夢想之外忽伏奉薇垣除旨誠得可言之秋
愚衷所激不敢緩聲而或者以為前後䟽啓之未

準請大老純誠之未孚格而今乃從人之後隨例
而言不過強聒而止耳臣則曰大不然惟此一臣
之去一日不還則有一日之憂二日不還則有二
日之憂在今日國家急先務未有大於此者我
殿下苟不以遂事而置亟止既領之麻俾還遂初
之行則惟彼宰臣潔身之計亦不俟終日而思所
以改圖之也夫然後君側之宿衛可無踈虞野外
之儒賢可能復致可以殲假息之羣凶可以濟板
蕩之朝象目今悠悠萬事猶屬茅二件次茅事耳
此臣所以不得請則不可止者也且臣奉讀日前

所下 傳教有曰奉朝賀雖舉世挽之予豈有反
汗之理奉朝賀亦豈有復起之望嗚呼此何謂也
宰臣之有是請 殿下之有是許不過為君臣間
信義之相許而顧今國事何如時象何如 聖主
賢臣乃以區區小信義反不念 宗社之大計乎
差待國家之無事年位之且至始乃引古經而許
之亦未為晚也信義又何歎焉臣愚衷耿耿統燭
草疏悉暴憂慨之忱惟 聖明即日召還以幸國
事焉 荅曰省疏具悉日昨儒臣臺臣之疏啓予
意已悉之更何煩複勿辭察職 持平宋民載疏

曰伏以云云奉朝賀臣洪國榮之忽地丐身而退
此何事也 宗社之得有今日伊誰之功也朝廷
之賴而維持伊誰之力也其將謂此時君臣上下
無憂虞之端而可以謝事而去耶抑將謂其人年
至力慙憚奔走之勞而亦有必去之意耶乃以千
古所未有之契合作此千古所未有之盛事此其
為一介臣自為計則得矣於國事何哉於 聖躬
何哉道路有歎賢之言朝廷無作詰之留浩然而
歸今幾月矣一日而有一日之憂二日而有二日
之憂有識為之悶歎朝野莫不危慮國憂茫無涯

際公議轉益紛紜玉署之啓臺閣之疏言之已悉而儒賢之臣亦且力言其不可前席納符有何萬分難強之勢一疏即許又何若是輕遞之甚也於是乎君臣之間兩有所失而不遠之復終不可以遂事而勿說伏願 聖上穆然深思勿拘銷刻之小嫌亟念 宗國之大計即日召還則彼宰臣以平日體國之苦心血忠又何敢遲回盤桓以歸先私後公之科也哉夫然後國勢既危而復安朝著已澆而旋靖亂逆之假息者誅之紀綱之壞敗者振之目今悠悠萬事無急於此一着臣敢妄論至

此伏乞勿以人廢言也 荅曰省疏具悉予意已於正言姜儂之批及之矣 左承旨鄭民始疏曰伏以云云噫奉朝賀臣洪國榮國之蓋臣也 聖躬之委眈如何朝廷之倚重何如身佩安危之人遽決休退之志職在喉舌者覆逆爭難期於得請乃應行之事也夫人皆可知此况如臣之義同休戚事同一家者尤當自別於人矣奈臣以平日依賴之心當一朝倉卒之舉氣喪神眩如墜雲霧不能措一辭進一啓以回已許之 聖心以挽已去之高躅願留之心豈後於人而當為之事亦未及

辨是誠恟恟惟攘莫之為而然也嗚呼奉朝賀流
涕而懇請 殿下流涕而勉許君臣之際磊落千
古有非如臣岵培之言膚淺之誠所可容力也然
臣則盡在己之道以為感回之望而始既莫省攸
措末又失之太晚竟自陷於不誠不實之科滿心
慙悚如負大何日夕自訟惟願速被重勘公議之
來臣固服罪之不暇何敢為一毫較卞之計乎抑
臣獨有所自恨者臣與奉朝賀七年追隨一心相
照有疑則問有事則議詡與交契無異至親况臣
性本踈拙不能和光而同塵忌嫉相加而惟奉朝

賀消釋之以臣孤蹤寡合全保至今者伊誰之力
也今其謝事而去也為公而缺歎同朝之所同然
至若為私而偃偃如失臣獨有倍於他為公為私
顧臣心當作何懷而不善周旋自速錯誤衷情莫
暴無辭自解此臣所以忽忽不樂措躬無地不欲
復事揚揚於周行之間者也云云 荅曰首疏具
悉卿之如此可見為公私之心此時卿豈可如此
乎卿其勿辭行公 前執義李宗榮疏曰伏以臣
年前待罪嶺邑不謹奉職自速嚴譴前冬特蒙恩
宥生還郊廬耕鑿田野歌詠 聖澤期卒餘年而

至於朝廷間事便若聾聵若隔前塵忽聞道路樵
牧之言則宿衛大將洪國榮退去臣初聞是說以
為蚩氓塗聽之說不以為信數日後有自城中來
過者備傳洪國榮某日次對卒然納符脫然致仕
殿下不少留難遽爾許之伊後數日因有宣麻之
舉云臣始知其非訛伊真蹶然驚起曰此何事也
此何事也繼而自思曰此人之一身去就大關於
國家安危國榮退不得矣 殿下許不得矣雖有
一時凌遽之舉謂當有不日反汗之命矣一日二
日尚此寂然臣誠驚惑憂歎莫知其所以也嗚呼

國家之得有今日是誰之力也臣嘗伏見明義錄
一部 聖教若曰賴有一宮僚血誠保護又曰孰
能擔當向前奮身保予又曰同休共戚與死共生臣
於此未嘗不以為國家之於此人不可一日無也
此人之於國家亦不可斯頃去也 殿下之於此
人只為宗社也此人之於 殿下亦為宗社也契
合之昭勳春注之隆深亦為 宗社之重也此人
何遽忍一朝求退 殿下亦何忍一言許休也古
或有急流勇退者亦有年至告老者此皆當國勢
清晏之際時象升平之日無亂逆之憂有盤泰之

安而於焉臣請而君許者也顧今國家果何等時也
也鈿椎潛入之變如昨日矣梟獍傍闖之慮尚無窮矣
臣每日夜思之不覺心寒而髮凜也一國之所恃而
寬憂者惟宿衛之所而今則宿衛無其人萬一有意外
莫測之變其將誰為之捍禦誰為之保護耶臣於此
尤不覺太息流涕疾聲而大呼也噫此人年始二毛
芥視千鍾卓絕古今有口者皆以為高有眼者皆以為
仙而臣以為非矣殿下之使此人為其高為其仙者
臣亦以為失舉朝之人見其去而不能出力而相挽
齊聲而共止者獨

不愧於作誥留召之義乎假令此人不幸有難強
之疾轉側須人義當卧護禁闥死而後已今乃以
強壯之年忽地休退置國家於相忘之域使殿下
之身孤而無倚宗社之憂危而如旒此人平日一
腔斗血何如是輕了放倒也以此人之忠蓋乃反
如此殿下使國榮成其謝事之志者適足以成其
負國之名也臣實為之慨然也此人無位無官自便
自在則不過為聖世之一閑人而宿衛重地無此
一人則可以為宗社乎為國家乎蒲庭簪紳雖一日
十退容或可也至於國榮雖逾

七十之年分義道理決不可退立一步况以今日之國勢而一朝使之去耶臣以為麻雖已宣不難收還人雖已退亟可挽回 殿下倘欲遂其謙挹之衷諒其盛滿之戒則雖不縻之以他職至於宿衛莫重之任不可一時暫曠即當依前還授俾得鎮危疑護 聖躬以為 宗社之計以副朝野之望千萬幸甚臣以璿派後裔世受國恩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身也臣不忍以一身罪累之故自踈而自阻徒為屋下之憂而立視國家之危也茲敢走入城闔短章叫闈其猥妄僭越之罪臣固甘

心惟 聖明怒而察焉 荅曰首䟽具悉上之許下之請豈是等閑商量而然也○十一日大司諫趙英鎮上䟽 荅曰首䟽具悉已諭於兩臺之批矣 掌令尹行晉上䟽 荅曰首䟽具悉首件所陳今則徒涉屑瀆予之從違豈係於爾言之有無也 司諫沈命德䟽曰伏以云云惟彼奉朝賀休退之舉有若大厦之去柱石中流之失舟楫以宰臣平日許國之忠必不為一身之私而忘擔負之重以 殿下平日倚毗之心豈可曲成一人之美而便忘國家之重也哉下而鳴笳而納符上而掩

滂而允許國勢益覺孤危朝象無以鎮安上下群情去益同措 殿下豈不念轉危為安之道乎宋朝故事儒賢既有所仰陳不遠而復正為今日準備語也伏願 殿下亟收成命即為召還以幸國事以副朝野之望為 荅曰省疏具悉已悉於朝者他臺之批矣 持平林道浩疏曰伏以云云奉朝賀臣洪國榮之忽地休退 殿下遽然允從臣未知其所以也宰臣去就實關國家之安危世道之治忽則 殿下以今日之國勢安乎否乎今日之世道治乎否乎目今懲討未行元惡尚在而宿

衛虛曠遽缺保護之任朝象泮洩將無鎮安之勢此豈宰臣巧身之時也亦豈 殿下許退之時也以宰臣忘身殉國之心一朝便訣有若長往不返者然此臣所以為宰臣惜之也以托重倚毗之眷一疏即許徒歸曲循成美之寵此臣所以為 殿下慨然也近日儒賢之疏三司之請可見公議之難過而 殿下迄無反汗之命朝野之憂歎當復如何哉伏願 殿下穆然深思亟收成命復授宿衛之任仍畀保護之責則國家幸甚 宗社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予意掌令尹行晉之疏批已悉之

矣○十四日吏曹叅議李秉模疏曰伏以臣眇拙
一措大耳文學也才猷也器局也蓋無一之足當
而朝廷或過吹噓 聖上偏加拂拭一年二年居
然躋下大夫之列世所稱清官顯秩兜攬殆遍臣
早夕危懼忽忽若喪心人耿耿此心鬼神臨之臣
何敢一毫假息於吾君之前哉然前後華貫有除
輒膺雖謂之貪榮冒祿可也又孰諒其本情也雖
然其心則固有待也迺者天官新除忽下於恩暇
之餘臣今得其陳情之便矣惟 聖明垂憐焉臣
於奉朝賀臣洪國榮非有葱竹之舊而晚托蓬麻

之義粵自五六年来去就憂樂未或不關於宰臣
宰臣之待臣也以誼而不以利臣之望宰臣也以
道而不以勢臣屢不及於宰臣之門而臣心竊契
於宰臣之身誠以其愛君憂國之心皦如出日有
可以貫金石達天地也不然臣雖無狀豈有求於
宰臣者哉記昔丙申冬遇宰臣於朝堂適見屏間
書古絕句有功成身退之語指而問之曰公其有
意乎某當角巾而訪公矣宰臣笑而不答臣亦嘿
而識之今宰臣則行千古之曠舉作千古之完人
而臣乃逐逐名利揚揚顯要以孤夙昔之言則直

一負心人也國家亦何所取於臣哉以臣而視宰
臣勲名志節固不翅虫鵠之茫然則臣之此言似
若可笑而茅聞士大夫出處自有本末有足以觀
世道之污隆臣雖不肖顧是故家之裔則何可自
小而不敢言也嗚呼蓋臣去朝國事靡托臣方
中夜不寐撫枕太息此時辭巽固知不敢然心有
所守義不可棄伏願 聖明特加諒察亟賜鑄免
仍命選部更勿舉擬於華顯則臣謹當優游京鄉
歌詠恩澤以卒其餘生此不但臣身之榮幸抑或
有不報之報在於此間也 荅曰省疏具悉志固

嘉乃義有不可得無近於知頭顱之嫌乎爾其勿
辭斯速察職 傳曰吏曹叅議李秉模承旨除授
牌招察任右副承旨李秉模牌不進 傳曰既無
情勢且無難進之端而又於疏中既稱華顯云云
則如是違牌分義掃地此傳旨勿施更為牌招謝
恩右副承旨李秉模

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之所遭極為深緊
豈有復出朝端之望而屢事煩瀆亦涉惶悚故不
敢言私今又出脚名以大臣全棄廉防以此出處

次對
辭免

湖南災稟
處

何以矜式百僚乎 上曰過矣當一初勵政之時
豈可以此等事為深引之端乎自上雖無導之使
言之德而卿等則既有休休之量故山林之言如
此卿等何不受以為過乎徐命善曰 聖教如此
臣何敢復事覲縷乎 上曰山野之言畧無顧瞻
誠亦貴矣徐命善曰然矣徐命善曰此全羅監司
鄭一祥狀啓也以為本道穡事可謂豐登而濱海
之水沉近峽之覆沙等災無邑無之就其中各樣
雜頃不可不給災處乃為二千一百結特許此數
裁酌均俵各司所闕舊逋奴婢身貢年久敗般拯

楸子島別將
新設事

劣米之一時並徵俱係擾民之端並令停退以紓
民力事令廟堂稟處矣湖南年事雖是諸道之最
以其畚摠之多畧干災頃勢所不免今此所請不
為過濫依狀請許施極劣米既於湖西特教停退
其在一視之道不宜異同至於舊逋身貢既難並
徵數且不多此亦依狀請許施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頃以楸子島別將新設事有令道臣
論理狀聞之命矣即見全羅監司鄭一祥狀啓則
以為本島形地偏少沙石堆積本不得起耕故島
民之漁採為業生理極艱今若設置鎮將而大小

應役如諸島之為則數少殘民無以支保館舍廩料無路區劃設鎮一款有難輕議至於編配罪人管束之道已自該郡定屯長舉行今後則擇定將校一人名以別將留住本島句檢凡事而使之周年交適地方官嚴加察飭則庶可無踈虞之慮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官長之設置既多弊端罪人之句檢亦有便宜地方官道臣之言既如此臣意則別將新設一款今姑置之自本郡擇送將校各別檢察之意分付道臣似好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純曰臣意亦如此矣 上曰依為

京畿改量事

之徐命善曰京畿儒生申履權上疏以為改量田平賦稅公平甚難使各其邑宰與本邑之有職解事人從容尺量可無騷擾之患而山上瘠薄之地海邊斥鹵之土六等外加定七八等以至十等則民無棄廢之土所得必倍於所失至於軍門衙門屯田收稅一如度支大同之規每一負一斗外使無加徵則田必無陳所收倍蓰而等堰等泚灌溉蒙利非一人力辦者自其邑必給軍丁完等作畚則民業可廣國賦可增為辭而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量田一事自朝家業欲行之而役鉅費煩勢

嶺南債契
查蕩

難輕議此則自當待時而舉行矣屯田減稅事既自軍門買土而收稅則此與民田之出賦有異兩稅之規不當行之於屯田而若有科外侵徵之弊則各別嚴禁之意申飭各該衙門堤堰事廟堂之前後行闕非止一二而外方之舉行自多不勤更加另飭俾有實效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嶺南御史黃昇源書啓右兵營債契查實蕩減事令帥臣狀聞稟處矣即見右兵使洪和輔啓本則以為本營債錢一萬三千十二兩零內指徵無處者為二千九百七十二兩難捧者為六

六三十二兩零此外可捧者為四千四兩零難捧中當捧者為三千餘兩而所謂可捧者亦皆至殘之氓若自朝家抄其指徵無處者全數蕩減毋論難捧與可捧並減三分之一則可蒙均惠而其所捧不下於七千兩其所捧之錢一一收拾一併買米付諸軍倉而至於每年上下二千六百兩則以本營所闕散在列邑之餉穀留庫米一萬四千五百十四石零租一萬九千七百十三石零分給取耗以充其代其間應下先以當年餉耗參酌折價量宜給代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此放債之

錢既是前後兵使之所別備而本非朝家劃給者則年久弊生之後宜自本營便宜推移不當推上於朝廷此等處若皆割出軍餉以充其代則此亦難支之道臣意則使該營從長變通可以蕩減者蕩減之可以節損者節損之以為矯揉之道可矣所請餉穀恐不可輕易許施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洪樂純曰此錢雖非朝家所區劃者然該營前後別費以為營中經用則便是公貨其經用緊歇朝家既不詳知則使之一節節損實是難事該營自是貧局許多錢貨使兵使擔當變通亦是難

嶺南驛弊事

事臣意則該營一年上下二千餘兩中其可已與不可已者更令查櫛然後可以使該營從長變通矣 上曰待新道臣下去與帥臣更加商確查櫛其弊源劃即從長變通以為論理狀聞之地可也徐命善曰頃因嶺南御史黃昇源弊瘼別單其所矯弊之道令道臣論理狀聞後更為稟處之意覆啓分付矣即見本道前監司李在簡狀啓則其一本道各驛大馬為一百二十五匹中馬為三百二十五匹小馬為一千二百二十匹矣以此大馬之數較量於大小出使之役則雖加裁減亦無不足

興海奴婢弊事

之慮而至於卜馬尤為夥多大馬中幾匹卜馬中
幾匹隨其駟路之劇歇叅以田揔之多寡特令權
減事也道臣既已親執詳查則馬政田揔之叅量
加減必有意見臣意則此一欵許施似好矣上
曰左相之意何如洪樂純曰領相所奏儘好而
聖教中不思他矯揉之道而但減馬匹則此後驛
騎必有全失元數之慮者誠為切至臣別無他所
見矣上曰今姑置之可也徐命善曰其一興海
郡奴婢之弊一路同然移定他邑實無其路元貢
奴六十口尚衣院貢奴二口以舟師邑餘奴之數

布會錄者移作填充而壯婢七十口其所應役不
過作役價三錢不必充代並令許頃各官房奴婢
九口自是隨闕隨頃者許令各該官即為頃給此
揔之法雖不可輕議減數而賜牌奴婢之劃定一
邑者雖至數十百口之多必為責代於該邑故作
名錄案之弊亦出於迫不得已之致此後奴婢之
以賜牌受出者隱漏奴婢外許令計減於元揔內
事也興海奴婢既無搜括充數之望又無他邑推
移之道則以餘奴未許令填充不害為一時矯揉
之方而但一道之內有此弊者必不止興海一郡

東萊納布防
軍移作櫓軍
事

而已列邑皆欲因此效尤則有限之餘奴木安能
隨處填充乎今番則既是一邑數又不多依狀請
許施而後勿為例事分付至於賜牌奴婢則自古
必以隱漏者劃定法意有在今若於元案中次次
計減則元數日縮必將盡無而後已決是行不得
之事也此一欵置之似好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
如洪樂純曰臣意亦如此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其一東萊納布防軍移作能櫓軍等諸名色
各邑所在能櫓軍搜作防軍而毋論水陸軍凡係
軍政自該邑隨闕充代自是法例而今此東萊能

因臺疏俗吏之
因公違私禁斷

櫓軍初不闕由於地方官各該營鎮募丁填充其
在軍制實多踈虞此後自地方官舉行事也軍丁
之不為闕由於地方官直自各營鎮充代者乃是
諸道所無之例此後則自地方官舉行之意依所
請許施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掌令
尹行晉上疏也以為俗吏之因緣公法逞決私惡
枉被重律者徃徃有之 聖教諄復查櫓疏釋而
此不獨京司為然亟令籌司行會諸道一依秋曹
例闕實以聞凡係枉罹者並皆分揀事為辭而有
下廟堂稟處之命矣向來秋曹諸罪人疏釋時外

惠堂差下

方一例查處之意自 上有所下教而未及舉行
矣今臺臣之言如此分付該曹使之即為行會諸
道以為啓聞稟處之地何如 上曰從當別為下
教矣徐命善曰惠堂久闕當為差下矣 上曰誰
可合乎徐命善曰正卿中金鍾秀亞卿中李普行
好矣 上曰金鍾秀則本病未差有難上來云李
普行好矣左相之意何如洪樂純曰李普行實是
可用之人而但本以窮措大歷啟清要於渠亦過
矣 上曰左相之意如此何以為之乎洪樂純曰
臣非以為不合於此任也 上曰然則以此差下

善差

銓堂申飭

似好矣徐命善曰行副司直李普行既甚恬約且
有才請惠廳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判中樞府事蔡濟恭既適沁都行
副司直金鍾秀還朝不遠並還差備堂何如 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曹判書金萃鎮行副司直
李普行備局有司堂上差下刑曹判書鄭尚淳行
副司直金鍾秀貢市堂上差下關北句管堂上蔡
濟恭關西句管堂上金鍾秀京畿句管堂上鄭尚
淳海西句管堂上李命植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銓曹之不備莫若近日開政命下之

朝臣晚會申
飭事下教

後亦不得舉行揆以事體誠極苟艱叅判既有飭
教自當上來而叅議則今月內似不欲行公吏曹
叅議金夏材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上曰近
年以來闕門之開雖或差晚而今日赴闕諸臣舉
皆晚後來會卿等職在董率之地何不飭勵乎朝
講之規古則舉火詣閣而今日則以特進官之不
來以致遲滯事極駭然今日特進官從重推考可
也徐命善曰今日臣與左相待開門入來而此外
諸臣果有晚後始到者臣亦以此為駭矣上曰
此後則稍復待漏古規可也○是日右副承旨李

諸承旨上疏事

秉模與都承旨李命植有應避之嫌陳章引義
傳曰都承旨李命植兵曹叅判除授前叅判李義
翊都承旨除授傳曰今無相避之端右副承旨
李秉模上疏給之牌招右副承旨李秉模疏曰
伏以臣昨日之舉僭妄極矣經宵惶汗無地自容
臣罪至此而聖度如天不惟不加之誅天牌屢勤
責教備摯臣情窮勢蹙雖不得不冒沒一出而第
念銀臺之職夙夜在公昵陪耿光則不可不謂
之華矣出納惟允蹄令百司則不可不謂之顯矣
其華且顯如此臣且揚揚而自解曰是非華顯不

妨仍據云爾則臣之前言自歸誣罔之科是豈臣
愆費料量占得分數之本意哉臣誠左右思度終
不得其可進之端茲更冒萬死而陳之惟 聖明
亟許鑄免投諸散地以全臣咫尺之守千萬血祝
嗚呼人非盡牛之高躅時值籲俊之盛際臣亦何
苦而為此哉誠以自知者明所執難回而然也其
亦憾矣 傳曰此等上疏亦可酬應乎捧納承旨
推考更為牌招原疏給之 右副承旨李秉模牌
不進 傳曰此傳旨何敢捧入乎勿施更為牌招
追省記入直 傳曰昨既肅謝今忽違牌處義極

為駭然或涉兒戲或近抗衡飭教至於累十次之
後渠乃曰昨日則不知承宣之職為華顯而今日
始覺其為華顯不敢膺命云此後又以不敢聞之
教下教則恬若不知曰云云此則所係不但止於
王綱之凌夷臣分之無餘而已求之古今實所未
聞也何必費予多少辭教處分乎似此罪狀亦何
足盡為臚列政院知悉所發命牌為先還狀 都
承旨李義翊疏曰伏以臣屢忝近密之地全蔑報
效之責每自循省惶愧靡措幸以得免罪戾者惟
奉朝賀洪國榮在一院之長故依賴問難隨行奉

公是耳宰臣休退之後仰念國事已極因涯俯顧
私心不勝墮廓大小疑難四顧無議茫然如失彌
日靡定此際忽有都承旨特除之命愴怛震越
莫省彼為噫職是長院責任尤別如臣鈍滯蔑識
之人既無所賴晏若固有則其辜息債事理所必
至此臣所以寧違召命不敢冒進者也云云 荅
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行公○十七日副修撰李
顯永疏曰伏以云云近來世道日下千竒百怪疊
生層出而未有如李秉模之懷詐要君者也當奉
朝賀洪國榮之去朝也凡憂國忠君者孰不驚惶

抑塞欲挽其行如向日儒賢之疏也秉模苟有是
心則何不叩閤力陳而乃於宣麻之日強作八違
之狀忽又陳疏於天官復除之時其商量揣摩幽
暗閃忽見者皆欲嘔泄及授承宣揚揚即出纒過
一肅又忽違命從宦多年不知承宣之為名官云
者萬不成說尺童難欺而飭教屢下一例飾辭所
謂重出處之人乃敢欺瞞君父侮弄朝廷若是其
無嚴乎渠之所謂勿擬華顯渠既無不歷遍則清
朝華貫自是當來之物但占其名以圖其利天下
寧有是哉蓋此人自来周流北村態色可惡代理

以後自知窘急翻身呈疏請罪養賊當是時也養賊便一國豕人人皆可殺渠何能以此而贖其前日之罪也雖然朝廷寬大待以清逆則渠當持心白直處事明正仰報拂拭之大恩而今乃要君慢上放恣無忌乃至於此陰陽回譎之態有不忍正視噫以渠傾巧之小智欲浼高人磊落之清風吁亦可痛也此而不治人心去益陷溺世道去益淪喪臣謂右副承旨李秉模為先削其銓堂國子之望仍施屏裔之典以清朝廷斷不可以也 荅曰李秉模事昨夜所下傳教但以即事而言也疏中

臚列無非盡渠情狀不料近日媿媿世界有此錚錚之論深庸嘉乃披復屢回不覺爽豁也然迄不處分者非不知國綱之頽無餘地實係正風習去謏邪之一大閼揆故有所斟酌勘律而然也爾之請勘誠亦稱停方欲嚴處使恣傲妖邪之徒亦知有國綱也 傳曰堂疏之批既諭其在去謏邪正紀綱之道當從堂疏之言李秉模邊遠定配禁府李秉模雲山郡邊遠定配啓

十八日行備局坐起

十九日持平尹得孚疏曰伏以云云李秉模之辭

避華顯初無意義及移承宣既甫而復疏尤涉顛
錯處義即當不滿一笑 聖教中兇戲二字誠為
至當以此罪之何所不可而堂疏之舉論平生吹
覓太甚者已欠清朝忠厚之風斷以妖邪竄之邊
遠殊甚過當此豈 聖朝受頓笑之道乎臣竊嘗
伏矚 殿下雖在治獄之時深加斟量必欲平允
而今於此 辭教太過臣怨 殿下涵養之工或
有所未醇而然耶伏願 聖上凡於威怒之際平
心恕察斥罰輕重務執其中是臣區區之望也
荅曰所陳當留意矣

二十日初覆入侍

初覆入侍 上曰京畿湖南兩道臣事極為駭然
卿等知之乎湖南狀啓不過數行尤不成說矣領
議政徐命善曰向者 下教之下畿伯之閱月不
為查啓實為該然而完伯查啓草草亦不成樣尤
極駭然矣 上曰李義翊渠敢以晚到責教為引
嫌之端如此則何不早到開門乎予竊為慨然於
卿等者雖非義翊豈無可合於全羅監司者而必
以承旨首擬殊欠穩當且其父新遼方伯必欲以
其子復擬監司者亦豈無偏用之歎乎徐命善曰

聖教如此誠不勝惶恐 上曰李秉模事如見其
肺肝秉模若復着帽登用於朝廷則是國無遠佞
去邪之政也卿等知之前後情狀閃忽難測而至
於今日始知承宣之為名宦云者尤豈成說乎徐
命善曰當初處義已乖常情矣 上曰李義翊供
辭何至今不為捧入乎當該都事問名捧現告義
翊之過時入來差晚開門出於何意入待命下之
後不即入來何等倨慢以此意一一捧供供辭雖
已來到若無此意勿施而雖口招捧入事分付可
也徐命善曰論以朝體宰臣體重口招則恐不可

近來筵體不
嚴重臣不當
奏而奏之警責

捧矣左叅贊黃景源曰口招則似不當捧矣徐命
善曰近來筵體不嚴左叅贊黃景源不當奏而奏
殊甚未安推考警責何如 上曰依為之○是日
大司憲徐有寧疏曰伏以云云抑臣有所訝惑而
悶歎者大論未有底定國勢日就孤危而奉朝賀
洪國榮之此時休致是何事也語其年則二毛之
方華也語其責則宿衛之重任也滿盈之戒非不
美也而以時則太早計也明哲之見非不高也而
以職則非其時也蓋一人之身而有係一身之利
害者有係一國之利害者此若水所以成其志而

君奭所以留其行也然則 聖教所云為卿功已
之私勝於為寡躬保護之事者恐欠輕重之斟量
而終無以解一國之憂惑矣臣竊恐下之請也上
之許也俱未見其得當已然之失雖不可追而惟
有儒賢所謂宋朝故事誠為今日準備者 殿下
倘以國體之不當然私情之不可膠懇惻敦勉則
彼蓋臣一心宗國不有其身者安知不幡然於理
解之教乎臣之此言非敢欲效嘖於近日之紛紜
者誠以事關國體憂在保護不得不畧貢愚忱並
垂察焉 荅曰省疏具悉使此宰臣為此舉者誠

以成其高尚之志也予意豈後於卿挽執之言也
二十二日景慕宮 舉動時以本宮都提調進詣
傳曰此後景慕宮動駕時都提調提調來待○二
十三日掌令金鍾厚疏曰伏以云云治亂之機在
於用人用人之方在於進退之得宜顧今國事朝
象為何等時而被蓋臣之身佩安危者一疏而退
之如臣之草野愚賤者乃反執之仇仇則不亦顛
乎念臣不肖何敢與論時事而被蓋臣之偉功殊
績固在不論邇來亂逆輩出百變層生而所賴以
為虎豹在山之勢者非此其誰而至於扶植名義

愛護士類斷斷為國家慮者炳然如丹則臣於猷
訃之中雖或有私憂過計而亦未嘗不恃而不恐
乃今忽聞其退其在臣心亦不覺四顧茫然 殿
下之曲副其願抑獨何哉彼脫屣寵利妙年勇退
者誠高矣臣獨以為在此時則非高也自顧其一
生忘身循國之意得無歎乎而 殿下乃以切已
之私許之臣尤惑焉噫憂虞之狀岌業之事 殿
下亦既言之矣從今以往我 殿下中朝之歎當
有不自勝者而不知國事將稅駕於何地於斯時
也 殿下雖更進茅一人物置之朝廷之上恐無

以善其後矣况如臣迂踈空陋之人雖千百輩其
能有一半分裨補之望哉此實臣瀝盡肝血語也
惟 聖明裁察焉 答曰首疏具悉爾懇爾之辭
胡為乎至此之懇也封章徑行行將過涉挽之不
得不禁悵鬱之思也疏中云云披復數回中心激
感繼之而無語也嗚呼予之成美於奉朝賀者豈
但以切已之私而許之也宿衛靡托而予若漫不
省焉倚毗無人而予若迷不覺焉許其休致任其
優閑者外面觀之誠有不近常理者然然予之許
之奉朝賀之請之實有我無愧彼無怍之灼見故

也非面悉無以狀諭也爾疏中帝豹在山之喻扶植愛護之說雖謂之照盡心曲畫出意向誠非過語也嗚呼不知國家稅駕之所而中朝之歎將有不自勝者爾已先護予不更詰而顧予憫然之懷容有極哉嗚呼此何等時也爾果視國如家先公後私則豈俟予旌招之禮而始可幡然乎爾之出處予有未能曉然者如以不穀為乏誠意則爾何不明言其某事某事之失而決其不出之義也否則爾可一味退讓獨守東園之志乎爾行雖發馳駟宣批則足可及爾征轅挽爾遐心茲宣肝膈之

諭用寓慙懃之意爾其無庸更辭即起造朝二十四日因奏語失實上劄引咎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純聯名劄曰伏以初覆入侍時下詢二十五日次對行否臣等以當行之意仰達而退矣今始伏聞明日即翼陵忌辰齋戒自前除非特教則無齋戒日來會之規而臣等矇未覺察率爾仰奏臣等之觸事昏憤於是乎益著矣次對則明將頃稟而臣等妄對之罪無以自恕伏乞亟賜譴罰以安徽分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日前違奏不過一時錯認之致

國忌日次對誤
稟事陳劄

次對

何庸過辭卿等安心仍叅明日賓對仍 傳曰此
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左相假注書吳翼煨來宣
○是日 傳曰藥房水刺撤罷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昨見傳教有外水刺
間撤罷之命伏想 聖心必有商量而然臣等之
心則實為悵然矣 上曰年前有非常變恠故不
得已有此舉而此豈可長為之事乎今則既已撤
罷還為順便矣徐命善曰有親享之命日寒如此
誠可悶矣 上曰今年則緣於多事尚闕親享故

嶺南災加請

冬享則必欲親享矣徐命善曰前頭尚多日字茅
觀其時日氣之如何而更為仰請計矣 上曰列
聖誌狀璿源譜略法例跋文尚未成就至今延拖
誠為可悶事有所重迄未舉行以無大提學而然
乎徐命善曰然矣仍奏曰此慶尚前監司李在簡
狀啓也備陳災結不足之狀仍請前劃災四千結
外一千七百九十三結加劃事令廟堂稟慶矣當
初道臣既不見稟狀則何以知災結之為幾許而
預先狀請乎且朝家一依其狀請準數許施則又
以為不足而更請加劃者有違常格大闕後弊慶

尚前監司李在簡從重推考狀內辭緣勿施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純曰領相既奏
臣別無所達矣上曰依為之前道臣之當初灾
實狀啓中不待槩狀輕先剋削結數者固有踈漏
之失以今更請之舉觀之必有目下灼見白徵之
弊而然也此亦吾民口吻中物也須從寧失之義
準數許施似非過當所請灾結特為依狀請施行
可也徐命善曰即見東萊府使李致中狀啓則公
作米退年差倭屢次責諭終不還歸云公作米之
每每請退雖極痛駭差倭之出來今已屢月在

東萊作米退
年事

聖朝柔遠之政恐不必一向靳持限五年特為許
施而此後毋得更請事嚴加責諭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糶糴之法意本自不輕有
緩急則為軍餉之需值凶荒則為賑貸之資而雖
以平時言之嗣歲種子亦必專靠於此則今日之
精捧即後日食實之基址也愛民重農之本孰大
於此而近來為守令者以一時要譽為姑息之策
小民亦以苟充彌縫為目前之幸官民相蒙糠粃
居半小民固不足責受芻牧之任而奉公如此則
烏在其分憂之義乎且徵捧之際鞭打之政易及

捧糶申飭

於小民罕加於吏鄉故小民則東西稱貸必先備
納吏鄉則抵賴官令惟事觀望及夫歲末停捧命
下之後實惠未歸於小民奸計適中於吏鄉此是
尋常痛惋處一番嚴防在所不已見今秋事告成
糴政方殷許多弊端雖不可一一枚舉而為先以
此意出舉條行會諸道還上各穀皆以精實者準
捧俾無分給時麓劣欠縮之患觀望停捧之類先
為嚴督必於至月內畢捧而如是申飭之後不善
舉行之守令隨現重究期有實效之意分付道臣
何如 上曰所奏時務之最急者依此申飭可也

各道俵災申飭

徐命善曰各道灾結今已分俵矣近來俵灾之際
每有虛實相蒙之歎致使惠澤未究於下民白微
依舊於田間朝家之不恤經費軫念葺屋之德意
適足為奸鄉猾吏偷弄之資事之孟浪孰甚於此
從前立法之嚴重申飭之諄複非不勤且摯矣而
犯手之守令抵罪相望今年亦安知其必無此弊
乎道臣則管束守令守令則操切吏鄉親執精抄
從實均分俾無如前混淆之患事另飭諸道道臣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先王寓兵於農則
兵農初無二科凡今之操耒耜而事畝畝者莫非

兵農二科
軍藉厘正

戶籍申飭

兵也軍籍雖繁豈有民不足之慮而為守令者必稱民小軍多良可訝也近以黃口白骨之禁前後飭教何等嚴截而一番摘奸無邑不犯果使守令盡革案外軍官各廳募屬之名色又括額外校院生士夫家墓直充填於軍伍之闕額則黃口白骨不期頃而自頃矣見今歲抄不遠合有察飭之政分付諸道俾即一一釐正而或有目循之弊以致現發之患則該守令之照法勘罪姑勿論道臣亦難免論責以此意申明知委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戶籍之分合專係於守令之廉貪戶役

煩重則不得不合戶戶役輕歇則樂為之分戶是以唐臣李渤歸自渭南言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跡其所以職由聚斂之臣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禁絕此言儘得保民之要道朝家黜陟之政亦豈不視此而為法乎明年適當式年不可無別般申飭為先行會諸道查出縮戶之邑亟行懲勵之政以為矯弊收效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兵曹判書洪樂性鍼灸受由矣本兵副務也鍼灸長暇也以此任徹此單曾未多見政院之捧入終涉曲循當該承旨推考兵曹判書洪樂性

兵判鍼灸受由
事承旨推考

敦府所帶勿
付知事

所帶本兼俱不可瘞曠即為牌招察任何如 上
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敦府樞府官制相若故輔國
除拜敦府則前帶樞印自在減下之中向者訓將
與善復以判敦寧兼漢城判尹適判敦寧後更付
知事此其已例也昨日判敦寧具乞鈺加資後又
付知事有違格例當該兵曹堂上推考知中樞望
單勿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行大司成
李命植既適藩任脩局堂上還差仍察海西向管
何如 上曰依為之

承牌進參文衡圈點

等差

誌狀跋文事
文衡圈點

傳曰今因言端思之 列聖誌狀璿源譜畧皆是
御極後或耐廟後即為舉行之事而迄未為之此
亦悚惶之一端且大臣既有所奏凡例及跋文製
進其在重事體之道須待文衡之手大提學方命
差出使之申飭舉行 傳曰文衡圈點前大提學
徐命膺命招時原任大臣九卿牌招事榻前定棄
遂承牌會圈大提學圈點七點李徽之六點徐命
膺黃景源李福源○二十八日谷山府使李奎緯
疏曰伏以臣十三年昇毅遊魂一朝得有今日伊
誰之恩也誤知之特達殊眷之莫絕此生來世粉

骨糜身有不足盡酬者將此七尺之軀獻于吾君
死生以之即是臣矢心於上天質言於老母者臣
受恩如彼圖報如此而目見國憂之大者拘於官
守有懷不陳則是欺上天而負老母也區區之誠
終不能自己茲將出位之言馳驛以聞竊願 聖
明留神察納焉臣伏下邑近聞日邊消息 聖上
特軫宿衛大將臣洪國榮肝膈之息許其休致云
夫二十八歲隻手擎天措國勢於泰山盤石三十
二歲脫履名利豎高標於平地神仙自有書契以
來人臣所未有之事臣已知國榮有是志者夙矣

亦不謂今日踐其言若是其速也國榮可謂千古
奇男子而昔人所謂惟光武能成子陵之節者我
殿下今有之矣瞻聆所及孰不聳仰茅臣於此竊
有為私家歎尚之心則小為 聖躬憂危之心則
大者洪國榮雖許休致宿衛所何遽撤罷今日之
主勢為無所孤者而今日宿衛之具為可已也者
愚臣過慮則竊謂不然每念王室而默察文象虞
憂之端常若事變之初臣慮無或過乎寧使臣受
過慮之機不可使吾君或貽不過慮之憂此時撤
去宿衛所比如父母之堂撤去藩籬而納符 殿

下之日國榮之心其果安乎臣僻在孤峽不知時
奇未知廷臣已論及此朝家更有措置否不爾則
事不可測異時脫有草底驚蛇今日諸臣誰當執
其咎也臣竊謂宿衛所決不可遽罷洪國榮決不
可遽離於宿衛之地願今朝端終始一心捍衛
聖躬者豈非其人哉惟貞忠大節積為凶黨之所
畏憚而領畧事變之本末該廳中外之情偽察時
象而防時變則歷數廷臣宜無如國榮者國事為
重私計宜後伏願 聖明毋忽殷憂亟命還置宿
衛所而洪國榮雖不可以官職政務重累其遐心

只此宿衛之地特令仍得入處姑使自盡其未畢
之忠更俟二三年國勢大定行其高志焉夫如是
則彼雖勇於急流之退其於此事何敢辭也臣欲
望 殿下斷諸宸衷而進行之以安宗社臣民之
心焉臣懷此隱憂而仄聽朝奇為日已久所聞無
有臣耿耿孤枕轉成心恙今且不言後恐有悔商
量趨趨乃為出猥越之思古人所云身在江湖心
懸象魏即臣今日情事也伏願 聖明憐而少垂
察焉 荅曰省疏具悉疏請固知出於憂國防患
之誠而上之許下之請未始不念及於此實由迫

雷異陳戒

不獲已也噫 先是奎緯疏之到院也承旨金勉
柱謦示疏本於國榮而疏中有國榮如不可復起
則以大臣中同休戚者俾處宿衛所以防踈虞云
云蓋指樂純也國榮急報勉柱使即還送其疏至
是奎緯遂去大臣宿衛之語更呈此本焉

二十九日因雷異上劄陳戒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純聯名劄曰伏以昨
夜轟燁之異又何為而發也向來青臺之報雖在
季秋之月上下恐懼猶且交倣而不怠况今陽伏
於下於是為冬而不寧不令殆無異盛夏之作解

也乎臣等中宵整衣繞壁彷徨窈不自勝其憂虞
之忱不知此時 玉樓若為淵衷臣等聞殷憂啓
聖多難興邦此天所以仁愛 明君輯寧其家也
故真德秀之告其君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象
而戒未必不安然則為灾為祥實在 殿下對越
之如何伏惟 聖學高明闕理甚熟凡諸修省之
方固不待臣等之加勉而茅念治道汚隆專係任
人用捨之際一或失當則假使良法美制咸有成
績無以見其風動襍志之休矣夫人君所與共天
職而代天工者惟輔相是耳如臣等之庸陋湧劣

最居人下者何嘗一毫近似於變理之責而不量
人器苟然充位朝象之泮漫轉深而既不能彌綸
人心之玩愒成習而亦不能率厲紀綱之日趨委
靡而無以振刷事務之日歸叢睦而無所修舉天
之誠告安得不諄復而消弭之政豈有過於斥退
臣等哉遇災策免雖是故事臣等所懇實出肝膈
今日拜表亦不敢為進身之計伏乞 聖明亟命
鑄削臣等之職仍治臣等尸位之罪以答天譴以
警具僚千萬幸甚臣等治劄將上之際伏見備忘
下者咎徵之來罪在羣下而歸之 聖躬過自剋

責至減常供庸寓貶損之意廣招讜言敷示求助
之誠周宣之側身正行齊景之反己修德何以加
此天人之理捷如影響轉移之機不外方寸倘
殿下一此匪懈夙夜祗敬則庶見昌言之盈匭自
致天心之底豫而願臣等孤息負職之人亦可以
知所處矣臣等無任拱手俟 命之至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天之示警至再至三者
豈無所以而然也哉一則寡人不穀之罪也二則
寡人不穀之罪也方切戒惧踧踖思所以一分修
省之道此際卿等劄語足可為側身之一助敢不

需用不忘也哉卿等勿以策免故事為循常之讓
即起視事董勵群工也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
傳諭于領左相今則日勢已晚查對時急卿等即
為進奏事並為傳諭假注書吳翼煨來宣

三十日行脩局坐起

是日掌令申致權上疏 荅曰李秉模事爾胡妄
言至此爾既曰論其跡則閃忽又曰舉其事則不
過辭其顯職云云又何其矛盾之甚也予則以為
今欲正人心靖朝著則不可不大着力於惡紫亂
朱之工也噫近墨者黑古人攸訓爾獨不畏乎

朝講

十一月初四日朝講次對入侍

朝講入侍 領事徐命善同知事李普行特進官
鄭尚淳李命植承旨李義翊掌令申致權玉堂李
儒慶嚴思晚假注書徐鼎修史官鄭東浚徐龍輔
以次進伏講論語自衛靈公問陳止正南面而已
矣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上言好禮中言一貫
末又終之以治平之極功蓋雖堯舜無為之治究
其本則一貫而已 殿下若於一字上益加工夫
則堯舜之治豈無企及之道乎 上曰所陳好矣
講畢徐命善曰明日有省牲親臨之命而日氣陰

寧越還上軍
代外時留厘正

寒靜涉之餘此時勞動誠為可悶曕享既欲親行
今番則姑為攝行似無妨矣 上曰感氣已為快
差須勿慮也徐命善曰此江原監司具虞狀啓也
以為寧越還上自辛酉以後單代捧之數將至萬
石之多丁酉道臣以每年一千石還作本色之意
狀請蒙允而本府各年舊還停捧之數合為一萬
一千十五石零戊戌條當捧之數為五千四百二
十九石零今此一千石還作並起於新舊還督徵
之時則便同龜背之毛四十年流來代捧之文書
或存或無故通同一邑逐戶分徵於初不受食之

民尤是不忍之政自今年為始十年內代捧之穀
區別還作十年以前之數並勿舉論以時留穀名
釐正會案俾除一邑生民騷擾之弊事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矣還穀之單代捧往往有犯科之邑其
在申禁之意固當先從現發處刻期還本而至於
寧越年條既久文書難憑乃有此通同分徵之舉
其在軫念民躬之義不可無限年酌定之道道臣
之十年前勿論之說儘有意見依狀請許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獻納趙錫穆上疏而以
正名分擇守令等事為言又以昨年還穀停捧為

因臺疏正名分
擇守令還穀
停捧事稟如

請有下廟堂稟處之。命其所為言誠多可取。至於舊還穀停捧之請。似未諳事勢而言矣。舊還則既因。傳教皆已停捧。去年之還。又復不捧。則其將無還穀而後已也。嗣歲之脩。亦奚以為之乎。此則只緩目前而不顧日後之慮也。此回啓姑為置之。何如。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純曰。臣意與領相之意同矣。上曰。然則置之可也。徐命善曰。掌令申致權上疏。以為三南營主人每稱營門責應。必犯本邑還穀。因循不納。甚至於翻弄穀簿。移易新舊。多者為千餘石。少者亦不下五六

百石。朝家蕩滅之恩。不得下究於殘民。而適足為此輩之徼幸。及此穡事豐登。另飭各道道臣釐正查檢。一一準捧。永絕還穀私受之謬。規為弊。而有下廟堂稟處之。命矣。糶糴之法。為民而設。則吏逋之不能覺察。尚有重律。况所謂營主人私受者乎。為先各別嚴查。刻期準捧。此後所犯守令。杖聞論罪之意。分付三南道。臣何如。上曰。依為之。洪樂純曰。量田一事。誠不可已者。若行之。不得其要。則必貽無窮之弊。臣意則一道中。擇陳結窳多處。使道臣專委守令。一馬二僮。簡其威儀。出入山野。

量田事下詢
諸序

親履畝畝一則勸課農桑一則詳察陳起一日二
日不憚勞勩稍過四五朔雖大邑亦可盡察一境
陳起瞭然於目中然則無量田之弊有量田之實
兼有踏驗實之效申飭諸道道臣不必張大設
施而依此誠心舉行雖無目前之益五六年之後
可以漸次食效下詢可否於入侍脩堂何如上
曰領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田政紊亂莫今日若
也為守令者果能躬審田野釐正其陳起查括其
隱漏則其為實政豈若量田之有弊而無效乎僚
相所奏誠好矣諸備堂以次陳達 上曰左相所

因臺疏公通私
債舊還一時并
督可問事下詢

奏好矣以此自備局騰閱各道使之實心舉行毋
歸無實之地可也徐命善曰大司憲趙時俊上疏
以公通私債舊還一時並督誠為可矜為言而既
無指的之言矣以私債言之推奴徵債既已防塞
公通則不過奸吏逋欠而已舊還則既命停捧而
都憲疏語果無指的都憲既已登筵矣以此下詢
何如 上曰都憲之意何如大司憲趙時俊曰今
年雖少豐當此連年凶歉之餘瘡痍甫起民無蘓
息之望而此時公私債及積年舊還一時督捧則
哀此小民何以支堪乎且今年穀賤故小民之畧

判尹許適

各司印信改鑄

千穀盡已作錢，望償身布等役，而無他餘儲矣。新舊還穀，將何以備？納乎臣之愚見，竊以為不可無施恤之澤，故敢陳一疏矣。至於舊還量宜停捧，則實為惠民之大者矣。上曰：十年之間，舊還分俵前例，惠堂出去考備局文書，以奏可也。徐命善曰：漢城判尹具善復本，兼俱是劇務事，多相妨判尹之任。今姑許適何如？上曰：依為之。禮曹判書李福源曰：各司印信釐正事，依下教，問議於大臣，則以為許多印信有難，一時改鑄，姑待日後刊獎。改鑄時依法典陸續釐正，至於奉使印信之各司

捨劇就閑之
開留罷職

行用者及各司印信之漫漶不可辨者，為先改鑄，以給為好云矣。何以為之乎？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俄者禮堂來問，故臣果以此意言及矣。洪樂純曰：臣意亦無異同矣。上曰：依此為之可也。洪樂純曰：為國之要在於先立紀綱，奉公之道在於不擇燥濕，而開城留守宋文載都憲，厭避之地，則連稱在外，一不膺命，居留翱翔之任，則旋即出，肅未暇例，讓工於取捨，不成事體，此而置之無以振紀綱，而警他人，開城留守宋文載罷職，何如？上曰：依為之。○當初留守之擬薦也，促教連

舊還事下教

下未暇相議於僚席拈案呼望俾即入啓而以事
急先呈之意使備即往告左揆仍示已入啓之望
則樂純大恚乃於是日筵中強引不當之事駁罷
文載及退備即來請出望余笑謂樂純曰此即公
所出之窠公豈有人乎樂純揮手曰無有樂純之
必欲去余自占首席之意蓋自此益決矣

初五日景慕宮 舉動時以本宮都提調進詣○承
命入侍

初四日 傳曰因獻納趙錫穆及大司憲趙時俊
疏戊戌舊還近百萬石之一時督捧誠為小民難

支之弊不但瘡痍甫完不忍催科朝因都憲所奏
又考備局舊還分俵前例十年之內窳豐年所分
排者厥數多不過十六萬石小者為十一萬石則
設令今年雖是屢豐之餘以此近百萬石舊還沒
數分排使之當年內準捧實是不忍人之政也無
於古之例也俄於覆奏時惜乎大臣之意不及於
此也以此意使大臣知悉就此戊戌舊還近百萬
石中略綽磨鍊減數停當後大臣與有司堂上明
日還宮後登對稟處是日還宮後政院啓曰領議
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純備局有司堂上金華鎮

鄭民始李普行依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
書柳光億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屢年凶歉之
餘今年幸而免歉葺屋小民舉望有樂歲之歡而
今又猝然以此數督捧則其景色當如何領議政
徐命善曰嶺伯亦以為四十萬石足可捧納故如
是矣 上曰予意蓋以此乃前例之所無者而為
重難矣新還舊還一時徵捧則民何以息肩乎思
之及此實有所不忍矣徐命善曰 聖教實為感
歎矣仍奏曰臣伏奉昨日所下傳教曲軫小民催
科之苦較考近年排還之數至有畧綽停當減數

稟處之 命矣察眉之深仁若保之德意出自特
恩溢於辭表臣之前後所奏雖為穀簿之縮嗣歲
之慮而今於 聖教諄複之下自不覺感頌欽歎
之至諸道去年未捧還穀依甲午舊還分俵之數
磨鍊減捧其餘許令停退而分排之際吏緣為奸
強鄉獨受其利殘民未蒙實惠又或有已捧之穀
稱以未捧幻弄文書混入停減之弊今番則道臣
嚴飭守令守令親執舉行俾令奸弊莫售惠澤遍
究之意措辭行會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
議政洪樂純曰 聖上懷保之德意藹然若陽春

之噓臣等何敢不奉承而宣布乎從分數許令停退而吏緣為奸之弊誠如領相所奏此則嚴飭道臣使各邑守令親執還案各別查究勿委吏手俾有實惠則鄰屋小民咸被 聖化矣 上曰依為之前慶尚監司李在簡曰臣於前日狀聞中以驛馬減額事仰請既有置之之命又此煩陳極知惶悚而卜馬之過多實為嶺南諸驛之巨弊非但位土永頃之無以代給欲抹驛弊則莫如減卜馬之最為無弊更為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臣頃於覆奏時以許施之

意仰達而及承 聖教誠為至當故不敢更有所仰稟矣今前道臣之言又如此姑令減數待驛弊之稍蘓更為復舊恐合於隨時變通之道矣 上曰更令新道臣出意見論理狀聞可也

初七日承 命獻議

弘文館啓曰召對繼講冊子領事處更為問議以奏事 命下矣臣尚鎮就議于領事處則領議政徐命善以為臣於秋間問議時既以分講經史之意仰對矣今於更詢之下別無異見伏惟 上裁云左議政洪樂純以為朱書一部即義理淵海而

繼講冊子議

次對

兩度狀啓有嫌

今在相稟處

移定差添價
區劃

節酌尤其精者以此召對時進講則好矣云領事
獻議如此何以為之敢稟

初十日參陳賀○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賀儀載舉 聖孝彌
光羣情不勝欣忭矣仍奏曰此狀啓二本一則守
禦使啓本一則咸鏡監司啓本也臣則嫌不可可
否今左相為之何如 上曰前例然乎左議政洪
樂純曰別無前例領相似無不可回啓之事矣
上曰領相之言亦無足恠左相回啓可也洪樂純
曰此咸鏡監司徐浩修狀啓也以關西移定差五

斤本價不敷差直踊貴從前添價區劃亦有已例
南差需庫儲留錢中一千六百兩劃給賀差之意
狀請矣南差需庫穀布足支十年差價添給前例
可考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領相之意何如徐
命善曰差直踊貴則勢不得不劃給添價而北關
穀簿因昨今年停退所儲不多姑就有裕之差需
庫推移用之恐似無妨且此賀差不過一時事亦
無日後難繼之慮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
見京畿監司鄭好仁謄報則以為廣州等六邑所
在敗般極米合為九百五十一石皆是年久條南

廣州等六邑年
久極米停退

陽所在極米三百十七石即戊戌條也各年舊還
皆令停退則同是舊通而獨為責徵恐欠一視之
澤廣州等邑年久條極米特許停退南陽所在戊
戌條極米三分一停退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湖西
湖南極劣米停退之請既因 特教並許準施則
今於畿甸宜無異同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臣頃以唐錢事有所仰達而雖以
濟府定式之不無可據質來之人不施重律若不
申加嚴飭則此後此弊又難保其必無自今番使
行為始唐錢質來之人一依犯禁例科罪之意定

禁
唐錢質來申

殿嚴申飭

式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考績之法
貴在嚴明而近年以來京外殿寮漸致解弛徒歸
文具殊無勸懲之實寧不慨然見今八道方伯適
皆初當殿最慎終惟始此其時矣從實黜陟俾有
成效之意另加嚴飭何如 上曰所奏甚好依此
申飭可也徐命善曰太廟儀軌添錄事既承 下
教今方舉行而自前修正時紙筆墨自各該司進
排能書書吏量宜使役如有政院日記考出之事
則待本署移文令事變注書謄送矣今亦依此例
為之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江界

錄事
太廟儀軌添

江界倅擇差

事誠可悶矣今番不可不擇擬各薦可用之人可也徐命善曰擇差之道不可任之於太寬太猛之人必擇其寬猛得中之人乃可堪任而實難其人矣上曰以文官勿拘資級為之則無妨矣柳慤方在罪名中而其人本來勤幹若付以此任則必善為之矣徐命善曰果好矣戶曹判書金華鎮曰本曹經用雖是常年每患不足而今年適當有事之時且各道應納九萬兩錢初不分定故來頭需用實無支繼之道矣閔西別費錢四五萬兩稅小米一萬石許劃然後庶可以補用於新捧之前

戶曹經費詢問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曾聞有司之臣因經費之不敷請得閔西米一萬石皆以為夥然矣近來漸致增加所請之數若是過多此誠難繼之道且聞閔西所儲亦有匱乏之慮至於小米則當此豐歲何能準價買來以補實用乎臣意則別備錢三萬兩先為劃給似好矣上曰依為之禮曹判書李福源曰息信君禮葬事有議大臣定行之命故問議大臣則當取中於二等三等之間云矣徐命善曰二等三等禮葬無差等而但軍丁數有大小之分矣上曰自內

息信君禮葬事

捕校毆打掖隸
捕將罷職

當有上下者矣徐命善曰若有自內上下者則該曹所費似不滿五百餘兩矣上曰有事小而所係非細者有事大而所係則小者焉近來堂陛不嚴分義掃地以目下一事言之朝家設置軍門實為捍王室防盜賊俾無犯分凌上之弊而昨日捕校事可謂無前之事奉命掖隸任自毆打於闕門之外者此何事乎當該大將若能隨事小心則豈有此等之舉乎此雖微事若此不已則古所謂履霜堅冰之漸實在此矣徐命善曰誠如聖教矣軍門若小心則豈有此無前之舉乎洪樂純曰捕

校之作黨毆打奉命掖隸而半夜喧聒於禁門之外萬萬驚駭大將若能常時嚴飭則豈有此弊大將則罷職當該捕校則回示沙場後限死決棍以警日後斷不可已也徐命善曰捕校之作黨喧聒於深夜禁門誠一變怪其為法網之隳盡後弊之難言不但在於奉命掖隸之受其毆打而已不能檢飭之大將僚相既已請罪而當該捕校則不可以決棍薄勘有所勘斷邊遠充軍何如上曰若論不能檢飭之罪則不可罷職而止而事屬眚災不允捕校事詳諭於院啓之批卿等所奏則差有

陰十窠移差
文官事

異焉邊配死棍恐涉過中當量處矣 上曰近日則與前尤異宿衛既罷軍門檢飭之道宜一倍於他時而訓將則當朝宿將故予果恃以為重謂可以安枕而卧至於其他將臣之新授者雖未知其人之何許而凡係檢飭之事往往慢不留意故聞禁衛別軍官亦叅其中云豈不寒心乎禁將明日沙場回示可也徐命善曰此等事嚴治然後可無後弊矣

十二日三覆入侍

三覆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陰官十窠之移差文

官寔出於振滯疏菟之 聖意則為政官者固當隨闕隨填俾滿十數而或先推移或出甄復行之未久還屬陰窠當初變通之政終歸無實而已作闕後不為充代之前後政官一併從重推考今月雖值儲窠未滿之數勿拘填差此後則着念舉行毋敢違越之意申飭銓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北京禮部交易咨文今始出來矣回咨依例揆出定禁軍騎撥下送于使行所到處以為賚去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五日冬至問安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

安東三面官房
折受事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當此極寒明日舉
動誠可悶矣上曰每值有事尚此未遑今番則
不可攝行矣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洪樂彬狀啓
也以為安東縣才山三面官房折受火田及辛卯
查報挾續加耕之混入元結者摘奸打量各別查
實則火田合為一百四結三十九負四束內時起
為六十二結九十三負二束陳廢為四十一結四
十六負二束隱結八百結內陳頃為四百六十二
結六十二負五束時起為三百三十七結三十七
負五束而火田移屬官房之後一依初年執摠元

定稅錢年年準式無得加減此為峽民難支之端
毓祥宮火田陳頃十七結十七負五束清衍郡主
房火田陳頃二十四結二十八負七束特為除減
時起稅錢則一依他官房無土免稅例自該邑上
納戶曹自戶曹移送該官官差之收歛一欵永為
革罷而至若查結或以挾續或以加耕混錄元結
終至白徵之境其在恤民之政誠為哀矜今番查
頃四百六十二結六十二負五束宜有釐正之舉
請令廟堂稟慶矣火田之混徵陳起查結之並錄
挾加久為痼弊至登繡啓而道臣之查實論啓今

戶判疏稟
餉廳初設畫
付屯田

又如此在朝家軫恤民隱之道不可不一番釐正
並依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
戶曹判書金華鎮上疏也其一餉廳初設以後劃
付屯田七千餘結而目下收稅未滿二千結一年
所捧不能當一年之用為先嚴飭守令考案踏驗
修報其陳起發遣郎廳抽牲摘奸或有以為無
以起為陳之處則論以隱結犯用之律其納稅之
規作米處使之般運作木處使之陸運一體入錄
於每年收稅案趁限上納之意嚴立科條成出節
目事也餉廳新舊屯田其數本自不必而不善收

水運判官革
罷

拾漸致減縮以至所捧不能當所下之境事之無
實孰甚於此重臣疏論儘有料量依所請成出節
目以為永久遵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其一水運判官之即今所捧納者不過湖西
七邑而逐年未收轉成積逋誠以為運判者多是
年限已滿又無解由拘碍之事故罪無可懲今若
以本道守令輪定差負年年運納一如牙山之法
而水運判官革之固可也其或判官不可革則必
以年少勤幹之人另擇差遣觀其勤慢有所勸懲
解由拘碍亦如守令之例事也嶺底作木之後水

北伯狀啓左相
稟處
豆滿江衝決
尺量防築

運判官便屬冗官徒貽水站之弊端而已若如疏
論以七邑守令輪定差負申飭願納運判則自今
革罷不害為懋實之政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
左議政洪樂純曰俄於閭外領相以此酬酢而臣
意亦以為好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北伯狀
啓左相回啓似好矣洪樂純曰此咸鏡監司徐浩
修狀啓也枚舉北兵使李明運牒呈以為鍾城府
豆滿江衝決之窟為緊急處尺量則合為一千一
百六十把而有難以此少軍丁容易完籌依高嶺
防等時例鍾城軍丁限三日赴役隣邑軍丁限二

日助役役糧米每名每日三時七合式磨鍊會減
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以此狀辭觀之防築之
役誠不可已者依所請施行何如 上曰領相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事關彼我界羸縮勢不可不一
番防築而雖不趁明春為之亦何至於時急乎
上曰係是擾民之政待明春巡路道臣躬審後更
令具由狀聞以為稟處之地可也 上曰道臣明
春看審後舉行則能無後時之慮乎徐命善曰其
間豈至有不及之慮乎徐命善曰搃戎使李柱國
禁衛大將李敬懋自遭向來臺論之後籌啖賓對

搃使禁將申
飭赴坐

會寧府使推差
籌差

連不進叅揆以事體殊涉未安本營亦多有舉行
之事並從重推考申飭行公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聞會寧府使遭故云邊上重地不可久
曠今欲差出而當品無擬望之人故自下不敢擅
便云似當有變通之道矣 上曰政官牌招開政
會寧府使差出當日辭朝徐命善曰戶曹叅判李
義翊可使叅聞廟謨備局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
依為之 上曰大提學一向違召今則上下相持
徒損體貌是可悶矣徐命善曰此重臣情勢則似
難行公矣 上曰然則姑為許適無妨矣 上曰

守禦使果欲行公耶徐命善曰日昨陳䟽未蒙恩
適煩瀆是悞姑為縮伏而兄弟之分據將相揆以
私義萬萬惶懼惟 上天曲保之澤夙夜顙祝而
已 上曰予於卿家豈不思體諒之道乎仍 命
書傳教曰此重臣之如是處義無怪其然也且聞
領相之言予於此大臣家事何不體諒守禦使徐
命膺今姑許適徐命善曰惠廳堂上鄭民始承批
之後一向引義本廳事務不為照管方當歲末京
外文簿多有稽滯之弊不可無別般申飭之道矣
上曰從重推考申飭行公可也江華留守李性源

惠堂申飭行公

玉浦木柵事

曰臣以本府事有仰達者矣玉浦城初築時去海尚多全地而因水道漸易通津則泥生玉浦則浦落即今則自城距海不過跬步之間目下救急莫如設柵故發遣將校求買真木於有水路近邑而毋論公私皆童濯無可合者苟不汲汲設柵則衝噬頽圯之患非朝伊夕木物及今造備然後可以趁解凍始役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左相稔知沁都事故俄有所相議如欲代木成柵則不必何求只如德積所養處限三千箇取用為好云矣洪樂純曰已與首相

同議矣德積稚松三千箇許斫以為木柵似好矣上曰依為之洪樂純曰臣纔離江都今因言端敢達矣江都國之重地而事力綿薄無以成樣明年又有玉浦木柵之役般倉增修之舉而本府如干財力實難措手今年加耗二百石特為許給自明年為始留庫中二千石年年加分以其耗米分屬鎮撫統禦兩營以為補修城池操鍊器械之用何如 上曰領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方當設始之初宜有區劃之道以留庫餉穀加分取耗以為需用之地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洪樂純曰統禦營

文衡史圖始末

移屬沁都則喬桐將士既失料窠又失久勤舉懷
落莫殊甚可矜依長湍水原例久勤一窠間三年
定式許給以為慰悅之地何如 上曰領相之意
何如徐命善曰從前所有之久勤今因移設而革
罷則果不無落莫之慮左相所奏誠好矣 上曰
依為之○是日 傳曰聞其情勢亦難強迫大提
學黃景源今姑許適 傳曰文衡之不脩莫重誌
狀其可踰歲乎文衡圈點當日為之 傳曰前大
提學牌招使之斯速會圈前大提學黃景源疏曰
伏以臣伏蒙 聖恩特解文衡仍令臣來詣朝堂

舉代者凱澤旁流曲賜鑄免 嚴召押至敢不祗
承然臣始以舉代事為大司諫李義翊所論斥顧
安敢復詣朝堂舉文衡哉然竊有耿耿於心者曩
日原任大提學李徽之出按關西為臣言曰 肅
廟丁酉文衡圈點時舉休退臣朴世堂夫世堂其
身已退而其名列於圈點者何哉舉急流勇退之
臣所以扶世教也洪國榮急流勇退此一着尤高
於人他日可授文衡者即其人也既入告于 聖
上故言之耳臣亦心識國無文衡則已矣苟有之
舍是人而孰為之也今文衡舉代之命又及於臣

雖以情勢不敢復詣朝堂文苑公議亦不可廢也
臣伏聞故大提學尹鳳朝以情勢不詣朝堂而上
疏舉南有容臣既有耿耿於心而不上疏是負心
也故竊附鳳朝故事冒陳一言伏惟 聖上裁處
焉 荅曰省疏具悉疏薦之事實循文苑故事然
此宰臣之邀心無可挽之望俟俟于中實難為懷
也 傳曰前文衡疏薦後會圈與否知入賓廳以
尹鳳朝疏薦南有容後自都堂會圈之意徵稟史
官出來口傳 下教曰賓廳今方會圈乎知入政
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純有稟達事

來詣請對矣史官出來口傳 下教曰加卜則有
請對之規而文衡圈點亦有請對之例乎所欲請
者何事乎臣等對曰尹鳳朝疏薦時則無前望故
自賓廳只書疏舉人仍為會圈而今則既有前望
若無文衡則誰當列書薦記乎既無薦記則會圈
非所可論以此請對矣 傳曰前大提學黃景源
既以情勢自引不欲當圈坐勢難強迫且聞大臣
請對之意亦在於以其有前前大提學之故都堂
不可會圈云前前大提學徐命膺即為命招會圈
前前大提學徐命膺牌不進政院啓曰前前大提

學徐命膺牌不進推考傳旨今方捧入而 特教
之下如是違牌不即舉行事甚未安更即牌招何
如 傳曰允前前大提學徐命膺再牌不進政院
啓曰前前大提學徐命膺再牌不進推考傳旨今
方捧入而連事違召尚不舉行事體所在誠極未
安所當更請牌招而係是一日三牌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更為牌招前前大提學徐命膺三牌不
進 傳曰大提學前望箒子入之入之徐命膺落
點 傳曰大提學待下批牌招

二十五日隨 駕詣慶熙宮

是日大提學徐命膺牌不進政院啓辭大提學徐
命膺更為牌招事 傳曰允大提學徐命膺再牌
不進政院啓辭大提學徐命膺所當更請牌招而
係是一日三牌何以為之事入啓○二十六日晝
講 上謂特進官鄭民始曰大提學之尚今不出
何事耶前此行公非止一再而今於宿趼之地無
端違牌况以 先大王誌狀有所飭教則人臣分
義尤不當規避抑有別般引義之端而然耶民始
對曰似聞領相為兩館領事文衡為兩館大提學
故以兄弟之一時並據為難安之端云矣 上曰

然則領相可適而文衡不可適矣仍命書傳教
曰屢已行公而文字製進亦不知為幾遭則今忽
重違召命若有引義之事者然果何所執此等梗
生即當之習予於庶僚尋常恩之焉有文衡而工
於去就若是之無難乎况為予臣子者凡係闡揚
先大王盛德之事寧有規避推托之心乎予則以
為決非臣分所敢出假使文衡真有情勢而前此
除拜一未出脚則以予平日重士夫廉防之本意
何必復授而勒召乎莫重莫大之舉無可據之義
而終不膺命將使域中無列聖誌狀璿源譜略豈

其忽所重慢君命之辜獨可逭乎大提學徐命膺
從重推考牌招舉行謝恩大提學徐命膺○始洪
國榮之休致出於迫不獲已而外作脫屣之態苟
掩罪黜之形跡內急貪榮之欲日伺更入之階梯
遂以文衡為職與大臣等休致者既入卜相則文
衡擬薦亦無不可入之說指喉徒黨狼藉揚言及
仲氏之主薦也只舉舊望則黃景源以政府西壁
入叅園唾忽謂仲氏曰李美卿西伯辭朝時所奏
公豈未聞乎仲氏曰未聞景源曰李美卿西伯辭
朝時以洪國榮復致之路惟在文衡擬薦之時為

奏蓋文衡薦與卜相等休致者亦無不可舉之義矣仲氏曰不然奉朝賀之入於卜相者皆前任大臣也何嘗見奉朝賀之入於新卜者乎景源語塞其自為文衡之後來見仲氏又問文衡薦事仲氏漫應曰德老已退矣可合者更有誰景源胡說數人仲氏唯唯余適往見國榮則樂純送示景源之書而中有與仲氏停當之言國榮怒擲其書力言數人之不可為文衡余笑謂曰吾兄非主薦之人豈有與大卿停當之理大卿之言本不可信也國榮降色曰公言是矣旋示以兩家相好相恃之意

至是景源疏薦之而都堂引例不圈仲氏違召不當則國榮愈怒人有以薦事之終歸無實言之者輒曰彼不圈與亦復奈何云云然猶有望於仲氏之不出而文衡之作窠也送具允鈺於余以疏薦既出之後文衡決不當出脚誘說之威資之吾兄茅當時經歷吁亦可怕而所賴以矢心自守者惟在於拒奸臣復進之路寧以身塞禍而報國恩之萬一也是以仲氏之於文衡本有情勢而 飭教一下未暇例讓舉世之人莫不怪仲氏之輒出至於國榮之甘心仲氏蓋亦自此決矣

次對

領筵與文衡
無相遊事教

三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有區區私情欲以
劄子仰陳而此亦惶恐不敢矣經筵館閣法無相
避古亦有兄弟行公者而若弟居右位兄居下僚
則亦有以此遞免之例臣今待罪兩館領事而臣
兄為兩館大提學非但私義之難安朝體官方極
為苟艱矣臣厚蒙國恩與天罔極報效之道惟在
筋力奔走故一身顛沛置之度外未嘗以私計為
意而至於此事則以公以私俱不免掣碍亦豈可
一向泯默乎臣兄守禦使恩適時臣固感祝曲保

之德意而臣兄之每每緣臣適職臣心亦甚不
安矣上曰過矣經筵館閣本無相避故相姜碩
期父子同時行公故相金壽恒為副學而其兄壽
興為校理先輩已行之例不啻斑斑矣且大臣與
文衡俱是大官則豈可以此輕加遞免乎予之此
言非不體諒而然矣左議政洪樂純曰國之元輔
豈可以例兼相避而求適乎徐命善曰雖無相避
而公私極為掣碍故惶恐敢達矣朝廷清要之職
無過於領相文衡而一門兄弟同時並據臣以是
之故寢食不安矣上曰過矣徐命善曰頃因嶺

嶺南驛馬減額

南前道臣李在簡所奏驛馬減額事更令新道臣
論理狀聞矣即見慶尚監司洪樂彬狀啓則以為
位土永頃處十分查榔則長水等十一驛位田畝
合為八千七百十一結四十三頁一東而陳頃一
千二百四十二結十頁九東割耕泥生查得還實
並時起實結為七千四百六十九結三十六頁二
東當初劃給位田乃所以責立馬額也而位田陳
頃若是夥然今至於莫可收拾之境本道各驛大
馬一百二十五匹中馬三百二十五匹卜馬一千
二百二十匹就其中大馬幾匹卜馬幾匹姑為權

減以當位田不足之數則或可為一時牽補之道
而其後矯弊之方定其境界檢其災傷地方官與
該驛察訪互相檢察陳棄等地著實勸耕考其勤
慢以為郵官考課之政庶幾有漸次復舊之望待
春初各別申飭計料而至於權減馬額之指數多
寡事係更張不敢擅便令廟堂稟處矣位田陳頃
雖甚夥然今審查得亦自不少打量之效有如是
矣此後勸起之政惟在地方官與郵官之勤與慢
而已道臣以此考課云者儘得其要依此施行至
於馬匹之權減幾許有非可遙度者令道臣較其

東萊軍額疊役

田結量其馬額分等減數後馳聞形止之意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前因備堂柳巖疏奏以東萊軍額之多有疊役收布軍三千六百名移定於閑丁有裕邑之意分付矣即見慶尚監司洪樂彬狀啓則以為本道民小軍多之弊一道同然今若平均分排於七十州則勢不得不大加更張今年年事雖曰稍登才經荐凶瘡痍未完况今黃口白骨之查正還上身布之辨納俱係繹騷之端同府軍丁釐正一款姑待年事屢登從便舉行事令廟堂稟慶矣軍額釐正本非容易之事嶺南

相債蕩減

才經大賑民情姑未奠安此時釐正果不無騷擾之慮更觀明年穡事便意舉行之意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慶尚右兵使洪和輔狀啓本營債弊令新道臣更加商確狀聞矣即見慶尚監司洪樂彬狀啓則備陳蕩債後不可不給代之狀仍以為元債錢一萬三千十二兩內指徵無處之六千八兩特為蕩減其餘可捧者七千四兩使之刻期收捧迨此小費從便買米則其數當為二千餘石以此盡分取耗每年會錄則不出十數年將近萬石以一年耗條足當二千六百兩應

下之數其間十數年則除出該營所管軍餉米一萬石許令分給作錢需用自今年至明年應下之數以當年所捧餉耗量宜劃給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此事本不當推上於朝廷而今則道臣即臣次茅查聞蕩債不可已而給代亦不可已也既欲給代則他無變通之道依所請以餉米留庫條限十年加分以為取耗需用之地而萬石稍過分數減以八千石明年所用亦以八百石當年餉耗中劃給債錢所捧七千餘兩則從便買米盡分會錄俾不至如前生弊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鬚髮事中

命善曰右副承旨金夏材疏陳許多條件有難卒次間覆奏以啓目回啓何如 上曰鬚髮事煩者既令稍減其制而其後果能遵行否至於醫女針線婢等賤類亦多不減其制云此亦駭然此等非難之事亦皆如是則他何可論都提調提調以此申飭可也徐命善曰近來閭閻之間則比前減少云矣大提學徐命膺曰藝閣有錢布捧上用下之事而掌務官及入直等節專委於本館校理初無推移輪回之事通年入直既非一人之所堪而選鄉文官未諳京司文簿每事必問於下輩故藝

藝閣錢布主
管事

閣凡事今至於莫可收拾之境若以叅下郎廳及
檢書官輪回入直掌務官亦為通融差出則似或
為一分矯弊之道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
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入直則勿論叅上叅下
郎廳與檢書官輪回替入固好矣而至於掌務之
任則檢書官亦豈無生疎之慮乎另擇校理而為
之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至於入直事予意則有
不然者檢書官本非實職則校理正字雖曰同渠
族類官品各殊決不可比而同之與其別創無前
之例曷若旁照見行之規也此後依承文院例自

翰園申飭

實官以至權知正字博士之屬通融輪番則法不
改而弊自祛矣以此舉行可矣徐命善曰貶月隔
日提調多闕今日政盡數差出以為趨即舉行之
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上曰其間翰園使之待
下教者有所踳岨而然矣蓋法久則解弛難保其
終始如一而無亂雜之弊今番則不必分排互對
只擇可合人而為之可也徐命善曰翰林自古極
逆而蕩平後仍不免亂雜若分排布置則豈曰公
道乎

